

國聞周報

第十卷第十四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面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前後內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正文前後	每期廿六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八元	每期五元
普通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每期七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贈』。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四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慶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請聲明由國聞週報介紹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開	豐台開	郎坊開	天津總站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塘沽開	蘆台開	唐山開	古冶開	灤縣開	昌黎開	北戴河開	秦皇島開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特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七點加車 三等									七•〇〇	七•三六	八•一九	九•一九	九•五六	一〇•一八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二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一•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上行車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開	北戴河開	昌黎開	灤縣開	古冶開	唐山到	唐山開	蘆台開	塘沽開	天津東站到	天津東站開	天津總站開	郎坊開	豐台開	北平前門到
十二點加車 三等				一二•三〇	一三•〇〇	一三•五七	一五•一二	一五•五八	一六•三三	停								
第一六一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三三	二〇•二五	二一•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三	一四•一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浦口開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一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二•三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時代公論

週年紀念號　第五十二號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精裝時代公論第一卷上冊下冊各二元　平裝時代公論第一卷上冊下冊各一元五角　外埠函購加郵費一成（郵票九五折）　社址南京中央大學門首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贈送本刊第一卷上冊與下冊分類目錄　優待青年學生預訂全年報費二元　優待圖書館預定全年報費二元半

獨立評論

第四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　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一號

電話　東局一〇六八

清華週刊

第三十九卷第一期　特大號目錄

請訂閱奮鬥一年後之——

體育周報

第二卷第七期

歡迎直接訂閱

期	半年	全年
冊	廿五冊	五十冊
本埠	二・三	四・五
外埠	二・五	四・九

本埠代訂　志同公司　庸報館　天津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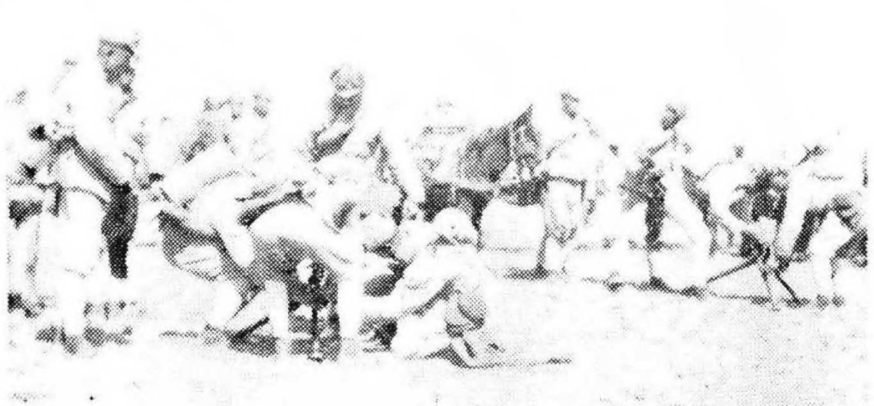
國內各書店均代售　每冊大洋一角

社址天津法租界青年會內

長城前線抗日健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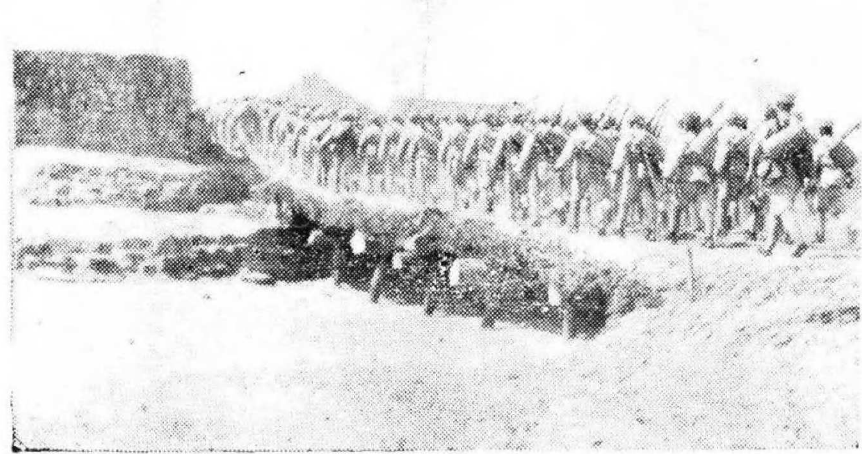
（上右）開赴長城前線之我騎兵某部



（中右）我軍前線某軍之重機關槍部



（中左）前線陣地我軍砲兵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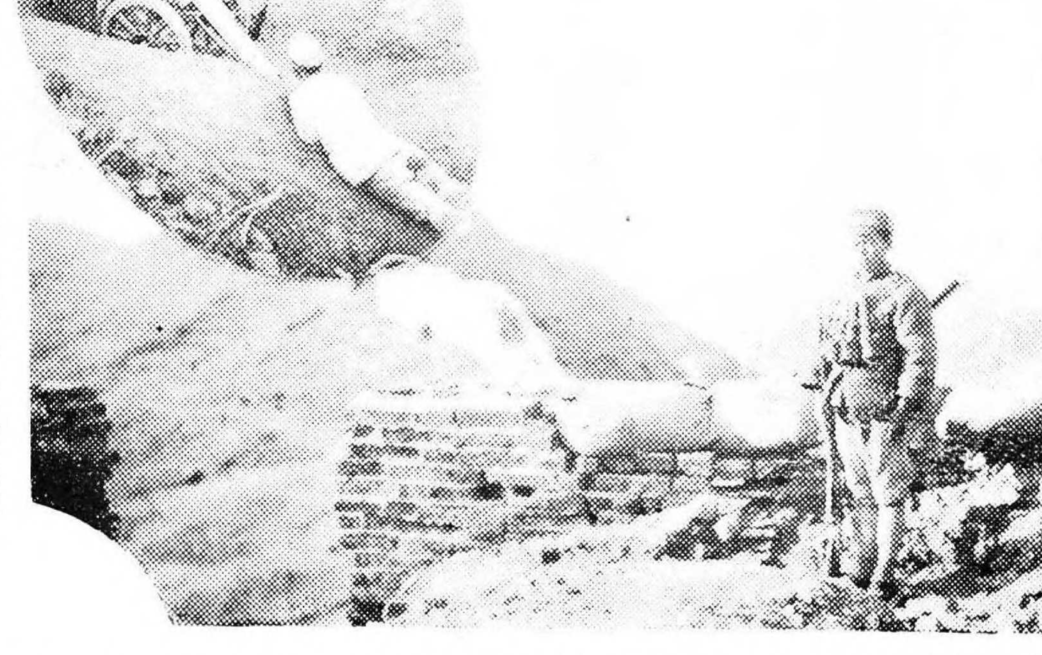
（下左）前線我軍之活動

長城前線抗日健兒

（上）軍委會傷兵視察團前方察視委員與宋哲元總指揮合影



（中）距喜峰口最近撒河橋為重要防線之一



（下）羅文峪山巔我軍之前哨

（中左）二十九軍重迫擊砲準備攻敵

以上均中宣會戰地攝影隊贈

時人彙誌



鄭光林

鄭光林，廣東人，年三十六歲，生於澳洲，十二歲時回國，一九一四年畢業於杭州中學，即赴美留學，一九一七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世界大戰時赴歐，在英軍中任軍中青年會幹事兼中國勞工團秘書，休戰後，復返美入哈佛大學，於一九二一年得商業碩士學位，一九二二年返國任商務印書館英文部編輯，兼上海市總商會英文祕書，任商學院及持志大學教授，國民政府外交部情報司駐滬主任，一九二九年升任外部科長，收回威海衛委員會委員，一九三十年任國際聯盟會中國辦事處二等秘書，但未赴任，現任駐非列濱中國總領事。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値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詳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删權。如不願增删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値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値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國聞通信社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三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惠稿。請寄上海總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六十年來
中國與日本
第五卷發售預約

本報記者王芸生君編纂「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第五卷現已付梓，准四月底出版。內容自伊藤渡韓至滿清倒亡，凡十八章，二十餘萬言。這時期是中日北京會議後決定東三省命運的重要時期。這六七年的歷史，全都是關於朝鮮與東三省的問題。朝鮮滅亡了，東三省也從此危機日深。本卷述朝鮮亡國及東北問題，溯因尋果，抉隱揭微，經緯複雜萬端，述來頭頭是道，而目光四射，世界外交大勢，均能燭照無遺。編者不僅充分利用了中外史籍，並自奔走南北，搜尋新史料，發掘新知識。如新法路安奉路錦愛路及「間島」交涉等問題，都有新的貢獻。因此，本卷之成，較以前各卷用力獨多，費時亦久。現爲便利讀者起，特廉價發售預約。本卷要目及預約辦法如次：

第五卷要目

預約辦法

一．定價　國幣一元
二．預約　國幣七角
三．郵費　國內及日本一角三分
四．期限　四月一日起三十日止
五．優待　預約第五卷同時補購以前各卷者均按預約價算每冊七角郵費例加
六．注意　外埠來函務請掛號以免遺失

預約處：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本社　上海九江路三十二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成賢街長庚里二號大公報辦事處

大公報出版部謹啓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四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日出版





中日問題與世界——天津大公報

灤東察東同時告急——天津大公報

內外夾攻中之危局——天津大公報

相信謠言即自速亡國——北平晨報

廣東反對全代大會？——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中國方志考——張國淦

凌霄一士隨筆

長詩

粉影——飛虹

時人彙誌（鄺光林）

日本退盟後的「南洋委任統治島嶼問題」

楊敬慈

日本正式退出國際聯盟，跟住發生的，就是南太平洋舊德屬委任統治島嶼問題，如何處置？日政府正式聲明，爲國防上必要，斷然不能鬆手的，就是日閣已視南洋諸島爲其海軍的生命線了。德國隨着也發表宣言，要保全屬地的利益，美國通知國聯，表示關切。問題漸趨嚴重，變成國際間的爭點了，全世界的軒然大波，或將因之掀起。這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大事。

一、德日舌戰

日海相之聲明

日本退盟通知書，旁的事都說得很詳細，祗是沒有一個字提到南太平洋委任統治羣島。但是日方早已立定主義，拿在手中的東西，決不放手的。三月十六日，外相內田康哉在樞密院審查委員會，發表意見說，『委任統治地問題，由國際法上說，雖有種種議論和見解，其中最妥當的見解，是委任統治地的主權，在於五大協約國的說法。就是日本所有統治地的主權，不屬於國際聯盟，是最明白的事了。況且日本委任統治地，是C式統治地，是當作日本領土的一部分，施行一切政事的。所以日本雖是退出國際聯盟，斷乎沒有交還聯盟的必要。祗是仍舊提出統治年報就行了』云。海相大角岑生更發表强硬的聲明說：『日本雖退出國際聯盟，爲國防上必要起見，南洋羣島斷然不能鬆手的』。所以日政府在決定退盟後，發表宣言說：『日本雖退出國際聯盟，南洋委任統治地依然是日本領土，是不成問題』。

德國正式聲明

日本海相的强硬聲明，傳至柏林，德國希忒拉內閣，大爲驚異，召集內閣會議，籌商對付方法。三月二十二日，發表正式聲明，大意如次：

南太平洋委任統治島嶼問題，祇有用國際的手段解決之一途，因為關於委任統治制度根本問題，是歸國聯行政院和委任統治會管轄的事項。如國聯行政院和委任統治委員會要處理這問題，德政府當然以保全德國屬地全部的利益為立場。

德政府這篇聲明，雖是沒有說明將向國聯行政院和委任統治委員會，提出何等的要求。但大阪每日新聞三月二十三日柏林專電說：『德政府知道收回南洋委任統治島嶼，是很不容易的，若照上述日本的單獨聲明，對於委任統治地域的前途，顯然是極危險的。所以這個問題，立待國際的討論。那麼，當然歸結到「委任統治」一字的解釋了。日本解釋：「委任地是日本帝國必不可缺的部分」，德國解釋：「委任統治地是德國的構成部分，並且委任統任國祇限於國際聯盟的某一會員國」，德國這種見解，大約可得英國的贊助』云。可見德政府在日本正式退盟以後，必然要向國聯行政院和委任統治委員會，要求交還日本代管的南太平洋諸島，或一切委任統治地域的。到了彼時，國聯是否悍然取消日本的委任統治權，或是召集舊協約國來解決，現在雖不能預測，但是國聯與日本的衝突，確是不可避免的了。

日海軍又強辯

日本政府，接到德政府聲明消息後，就由海軍省軍事普及部，發表了一篇『退出國聯與南洋委任統治』聲明書，表示日方態度。原文如次：

南洋羣島，大戰前是德國的領土。日本參戰以後，就被帝國海軍占領，這是人所周知的事。大戰中，日本與英國成立諒解，約定俟大戰終了後，即劃該羣島為日本的領土。但是美國因為參戰，在講和會議獲得發權言。威爾遜總統說：戰爭的結果，割讓土地的事，是含有帝國主義的臭味的，不合時代性的，所以反對聯合國合併德國殖民地。美國和其他協約國之間，起了隔膜。其後，妥協的結果，英法日諸國，乃捨名取實。各國各自占領的領土，不用德國割讓和併合的形式，祇作為德國願將此等殖民地，割讓於五大國全體。然後再由五大國互相協議，用「代替聯盟統治此等殖民地」名義，照大戰中的預定，分配歸屬於日英法三國（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協約國最高會議）。

決定分配歸屬的時候，國際聯盟尚未成立，可見得並不是國際聯盟委任日本統治南洋羣島的。國聯既沒有經手分配這些委任統治地，也沒有分配的權利；並且沒有委

任統治國去統治的事，更沒有這種權利。國聯自己也承認這種情事，在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八月行政院採用的伊曼報告書中，和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三月行政院議長致美國覆牒中，都說受委任國的指定權，屬於英美法義日五大國代表最高會議，非聯盟所得過問云。所謂代聯盟統治的委任統治這句話，不過是五大國爲便利上借用聯盟之名而已。就是狂信聯盟至上主義的英國沙西爵士，在英國議院答辯，也說：委任統治領土，是屬於五大國主權，諸國不能將此主權移讓於何國，又已經委任統治的，也不能中途變更（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英上院討論）。

又由巴黎和會當時，至國聯建設時代，英國代表中外長貝爾福爵士，在國聯行政院（一九二三年五月）解釋，「委任統治者，是征服者在所征服之領土內，自己限制其所取得之主權」云云。根據這種見解，可見日本之領有南洋羣島，與台灣，庫頁之領有，並無何等不同。

就以上理由說來，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其主權並不在國聯。且委任並不是立法上的委任。所以日本雖退盟，國聯是不能取消日本的委任統治的。

就上列聲明書看來，日閣公然認南洋委任統治羣島，是日本的領土。視爲與奪自我國的台灣，和俄國割讓的庫頁島，同一佔有性質。不但不願退還德國，且謀進一步將此等島嶼，併入日本領土，作爲太平洋上軍事根據地，以備他日與美國爭奪太平洋上霸權。所以近來喧傳日本在委任羣島有軍事設備，可爲明證。

二、日方所傳之德日會商

德日預備交涉

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聞及東京日日新聞，載有駐德特派員專電說：「德政府將待駐德日使永井氏抵任，與日方開始正式交涉，協商南洋委任島嶼問題。二十四日午後八時，日代辦藤井，與將繼羅那德任外長之國社黨議員羅森培，國民社會黨領袖宣傳部長格拍斯，外部情報司長蘭克等二十餘人，在日本使館秘密會商。確聞德方意見，㈠德方認爲南洋諸島，對於現在的德國，並無經濟的殖民地的價值，㈡但照英相麥克唐納提唱的四國協定案，殖民地問題今後將見激昂，國民社會黨又宿以奪還舊殖民地爲口號，故南洋委任島嶼問題，決不能默爾而息，㈢在日本的面子上，是不能將南洋羣島交還國聯的，希望用好意的交還以前所有者德國的形式，㈣南洋諸島在日本確是軍事上絕對必需重要地區，德方極諒解此意，所以決不侵害日本在南洋諸島設

備的權利，㈤故南洋諸島，實際上日本可用為軍事的利用，僅形式上交還德國，德日兩國對此事有無妥協之途徑？』云。日報所傳各節，證以德方強硬態度，是否確實，殊不能令人無疑。

羅森培之談話

日報又稱，羅森培在與藤井會談後，對日記者談云：『關於日本委任統治地的南洋諸島，德方有意待永井抵任後，開始直接交涉。吾人已深知國聯並無力量，所以對於與日方直接交涉，固然抱着較大的期望。但是此項問題，與收回其他一般殖民地問題，關係很大，為顧慮今後與他國交涉收回殖民地，也想將這問題提出國際聯盟。我們和日本交涉，當然是用收回被奪的殖民地，作一般的原則，因為這本是我們國社黨的口號。但是我們對於日本與南洋的特殊情態，是十分諒解的，所以我們不願提出不能解決和沒有效果的條件。總之，我們願和日本開誠布公，總得教兩方面的面子下得去，磋商解決的方法。說句實話，南洋諸島，經濟的價值極薄弱，就是日本痛快地交還德國，我們也不覺得如何的可感可謝。但是如果日本不肯交還，那麼，對於其他的殖民地問題，發生嚴重的影響。為了德國國民的名譽，也非得要求日本退還不行。假如日本因為軍事的關係，不願意放棄南洋諸島，那就祇好請日本另用其他的利益，來償還德國，以作南洋諸島的交換，德國方面，倒是願意如此做。我想，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能。』羅森培是希忒拉系的有名外交家，不久將繼任外長，他的意見，當然可以引起人們的重視。日報所傳的羅森培談話，如果確實，與未來的德日交涉，關係當然是重大的。但三月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聞消息，謂日本外務海軍兩當局，並未接得開始交涉報告，二十七日柏林電訊，德政府當局聲明並未與日本進行交涉。國社黨機關報，也鄭重聲明，羅森培並未接見任何日本新聞記者云云。內中消息，殊難揣摩，不是日方揑造謠言，就是德方故佈疑陣，祇好留待他日的印證了。

日方拒絕交涉

三月二十六日日報載稱，日本政府將拒絕與德國直接交涉，謂德方如果提出上述意見（即前節所載五項意見），與凡爾賽和約本義不符，日政府決不接受德方提案，且認為德日無單獨交涉之必要云云。其主張之理由，謂南洋委任統治地，係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放棄海外屬地一切權利，讓與協約國者。如欲變更委任統治，須修改凡爾賽和約，德國儘可提倡召集凡爾賽和約簽字國會議，堂堂正正提出收回委任地案。如德國僅因國內關係，處理此問題，未免

失之輕率。德國提出軍備平等及取消戰責，使歐洲政局捲起波瀾，結果歸於失敗。德方尚不自悟，現在又轉其鋒刃，指向日本。德國或過慮日方退盟後，難免不乘機合併南洋，其實，日方決無此意，依然用委任統治形式，繼續施行政治，以保東洋之和平云云。

三、歐美諸國的態度

日本通告退出國際聯盟，仍欲保留南洋委任統治諸島，與國聯演成不可避免的衝突。此諸島係根據凡爾賽和約，由德國讓與協約國，國聯僅是協約國的保管人，在名義上仍屬於協約國，國聯是否有權取消日本的委任統治，得看法律上的解釋如何而定，目下猶無所聞。萬一德國對國聯聲請交還諸島，國聯究竟如何措置，或召集舊協約國會議，或由國聯行政院與委任統治委員會共同解決，總是免不了與日本直接衝突的。到了彼時，得看歐洲列強和美國的態度如何了。日本仍欲保留諸島的聲明，惹起德方嚴厲的宣言，已如上述。法國則因對德關係之特殊，處處加以防範，自不願德國收回舊殖民地，增厚其勢力，故對日本的主張，或可表示左袒。至於英美兩國，均有與日本發生直接衝突的可能。因英屬的澳州，鄰接南洋統治諸島，英國決不願臥榻之側，他人酣睡。美國則因軍事上及商業上的種種關係，亦將強硬反對日本的保留主張。全世界的軒然大波，或將因之掀起。

茲將歐美諸國態度和評論，分別列敘於次：

英國保守緘默

南洋諸島問題，德日兩國既在口舌相爭，美國又表示嚴切注意，英國現在當然可暫作傍觀者，等到相當時候，再出頭說話的好。因為英國外交政策，向持慎重，非到相當時期，是不肯表示態度的。三月二十七日路透社倫敦電訊，「二十七日，下院中保守黨議員包士特詢問，若有一國聯會員國退出國聯後，其所受理之委任統治地，應如何辦法？外次艾登答稱，英政府正在考慮此問題，但因各大國尚未討論此事，故英國政府現時不能有所表示」云。

美國表示關切

三月二十三日日本電通社電訊，『美國政府已通知聯盟諸國，謂日本如退出國聯，據法律家意見，舊德國殖民地，屬於舊協約國，國際聯盟不過為保管者。日本是否依然維持委任統治的問題，美國是異常關切的』。又據同日該社華盛頓電說：『目下美國官方，認為尚非表示意見的時期，但政府幹部暗示，絕對反對日方主張，待此問題表面化，或將對日提出嚴重抗議』云。美國通牒說，舊德國殖民地屬於舊協約國，與日方的話，正是針鋒相對先佈置一個局

面，預備日本不肯交出委任地的時候，可以根據這次通牒，召集聯盟國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當然不能再說旁的話了。但是美政府的舉動，不單是幫忙德國，重在壓迫日本。三月二十五日東京時事新報登有紐約特派員强生電訊，說『美國政府斷然反對將南洋群島交還德國。華盛頓政府並願參加國聯交涉，努力將南洋諸島委任統治權，由日本手內剝奪』云云。美國態度的强硬，可見一斑。

美國態度所以如此積極，蓋着眼於南洋諸島之軍事的價值，因美日外交關係，日趨惡劣，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決戰，始終是不能避免的，現在正是雙方養精蓄銳佈置軍事的時候。南洋諸島地居衝要，為軍事上所必爭。日本最近在諸島上，秘密地作嚴密的軍事佈置，其意何居，美國人當能知之。現在既然有了這麼一個絕好機會，美國外交家豈肯輕輕放過，當然是援助國聯和德國，來和日本為難，要求日本交還南洋諸島。無論是德國收回，或者另委別國統治，美國却可除去這心腹大患了。

美國人這種深謀，日本人未嘗不了然於胸。退盟出於自願，這種麻煩也是意中之事，日本也當然有他的打算。因為日本深知國聯軟弱無力，沒有裁制日本的能力。英法各國，決不願因東方問題和日本翻臉。美國態度雖是較為强硬，但在經濟恐慌的現代，也不想犧牲一切和日本一較雌雄的。日本既看破這幾點，所以在宣告退盟之後，敢於强橫用事，霸佔着南洋諸島不肯交還。德美和國聯，如何去和日本計較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四、南洋委任羣島概況

面積

日本委任統治的南太平洋舊德屬諸島嶼，星羅棋布，包括赤道以北一些太平洋島嶼。分散的區域，南北相距約一千二百英里。總名為密克羅納西亞(Micronesia)，包含舊德屬的馬利亞納羣島(Mariane Is，一名拉多倫羣島Ladrone Is)，加羅林羣島(Caroline Is)，麻紹爾羣島(Marshal Is)等三羣島，總數共有六百二十三個小島。總面積共二千一百五十平方粁。其中較有殖民的價值的，祇有東加羅林的波拉泊島，西加羅林的巴拉島，及馬利亞納諸島。因西羅林諸島，魚介及其他海產物頗豐富，適於漁民生活。馬利亞納諸島，面積雖是狹小，產椰子樹及他種果樹頗多，適於農漁兩種生活。

人口

南洋委任諸島的人口，(日本殖民在內)據日本南洋廳調查，

年度	總人數(千人)	男子(千人)	女子(千人)
一九二六年	五七，四六六	三一，〇二〇	二六，四四六

一九三〇年	六九，六二七	三七，九二九	三一，六九八

日本殖民的數目，一九二五年度調查，共有九千九百七十七人。至一九二七年，增加至一萬六千二百零二人。日本殖民南洋之猛進，可見一斑。日本殖民，以居於塞旁島者為最多，一九二七年共一萬四千人，巴那島次之，有日人二千人，其餘則散居各島。日本人的職業，農，八千四百人，工，二千三百人，商，一千六百餘人。島民之中，農，四萬二千餘人，工僅六百餘人，商四百餘人，可見島民知識之低。而南洋委任島的產業，盡操諸日本人手中。

種族

南洋委任諸島的土人，大別為察莫洛，加拿節兩種族，性質樸質溫和。察莫洛族人的容貌風度，較加拿節族高明得多，工作也很勤勉，文化程度並不低下。加拿節族人因處境較優，習於懶惰，不願勞作，仍然度其原始的生活。土人十分之九，屬於察莫洛族。言語風俗，各不相通，大有十里不同風之概。自從日本人統治該島以後，用日本語強迫教育，所以土人多數能說日本話，還有許多懂得英語，德語，西班牙語的。

政治

日本政府設有南洋廳，總攬羣島一切政事。「本廳」（總廳）設於西加羅林羣島巴拉島的柯那島，另在巴拉島，波拉泊島，歲本島設有分廳。歲本等七島，設有醫院。又設有採鑛所及產業試驗場。東京四日路透電云，日本南洋委任統治各島總督松田，本日發表宣言，稱因日本政府與國聯對於奠定遠東和平之基本原則，發生完全不同之意見，故日本不得已，於三月二十七日通知退出國聯，與國聯已無合作餘地。該宣言注重，日本對於受委任統治之各島，並不因退盟而發生任何影響。而南洋羣島在日本委任統治權力下，為日本組合之一部，仍將按照一向日本之法律，予以治理。該宣言令各島人民，按照勅令，盡任保障其領土之健全發展，不必注意流傳之謠諑云。

註：關於南洋委任統治島問題，請參閱歷樵君譯的美記者韋爾森「委任統治問題（二月三日至五日大公報）」，及鄙人譯的立作太郎「委任統治之南洋將如何？」（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大公報）。



說文章的公式

（郁達夫）

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國家大事，總不上軌道，亂跑野馬，唯獨文章一事，却每是規規矩矩，數千百年，如出一轍的。晋謝康樂評張華的文字說：「張公雖復千篇，猶是一體耳，」這句話，到現在也還可以應用。小說作品中的三角五角戀愛，姑且不必去說起，就是軍人的通電，第一總以「天禍中華，干戈迭起」爲起講，中間總以「慶父不誅，魯難未已」爲聲討，落後總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爲誓約，末了總以「舊時袍澤，海內高賢」爲證人。而文字的變化尤其是最少的，却是報上社會記事的文章，這些文章日日有，張張有，可是作者也不會得生膩，讀者似乎也不覺得討厭。讓我先來抄一個公式：

某地某氏，花信年華，小家碧玉——或年屆破瓜，豐姿綽約，或徐娘半老，豐韵猶存——與某處某生，一見傾心，結不解緣。始則陳倉暗度，繼則棧道明修——或一度春風——竟而珠胎暗結，大腹便便。近且鶼鶼鰈鰈，我我卿卿，雙宿雙飛，儼如夫婦。

這幾句文章，在那一則社會新聞裏，都缺少她們不得，彷彿是菜裏的鷄湯，味之素。至於詩詞裏的抄襲前人，論文裏的生吞活剝呢，只敎泡製得巧妙，倒還可以原諒，但在僅僅幾百字的社會記事裏的這一套十番鑼鼓，老在那裏翻來覆去，我可眞懂不得作者讀者兩方面的所以會感到興趣的心理。

法國外交的背境

郭威白譯

> 這篇文章原名為"What Does France Want?"為 Dorathy Danbar Broomley所著，登載本年二月份出版的New Outlook雜誌。作者以犀利的筆寫法國外交內幕的勢力和要質，頗值一讀，因為迻譯，並易今名。　譯者誌

美國報紙登載外國新聞的篇幅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佔得多。是國人對於外國的隔漠，還是一個很嚴重的缺憾。這次法國不付去年十二月到期的戰債在國內所發生的反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美國民衆對於此事一般的意見都認為是法國道德上缺乏的表現。他們說『法國是決意將牠自己的地方變為天堂，讓其餘世界上的成為地獄。』

若是我們去評判法國，最重要的是先將事實弄個明瞭。在這種距離內，法國好像是在一心一意追求野心的國家主義的政策。但是當我在法國住了一年後，我才發現法國並沒有這樣發狂似的野心，她只是一個不幸，被『受迫情綜(Persecution Complex)』所擒擾的俘虜。有知的法國人一定也會這樣告訴你『德國對於我們所有的常常都懷着慾望。我們不會忘記她在最近一百年內侵犯了我們四次。』這自然是很謬誤的見解因為若是德國聯同他國在一八一四年侵犯了法國，一八一五年又作了第二次侵犯的話，這並不是任何人的罪過，只是拿破崙的。就是一八七二年也只是拿破崙第三的野心使法國陷於不幸的戰爭中，只有一九一四年德國纔可算做侵略國。雖然法國人那種理解是最不合邏輯的，但是牠在他們的感情中種了很深的根苗。自一八七二年普魯士鐵蹄踐踏法國以來，由那個時候到一九一四年，每個法國人心裏面所感着的第一件事就是『復仇』和恢復所失去的土地。

世界戰爭把這個仇恨更加重了。法國雖然得着勝利，但是卻付了一個傷心的代價。一個人只要去萊茵Rheines看到那種斷垣殘瓦，荊棘銅駝的景象，就會了解法國人對於德國人

的惡感。近十四年來，法國人對於德國民族的仇恨並未稍減。在巴黎，德國的藝術，音樂，文學和戲劇雖然並不是沒有人顧問，但是和我接談的人中，很少數的對於德國沒有成見。我到處所接觸的知識階級和社會黨員，這些人中很少數對於德國內自由主義的勢力和反動的勢力可以很明白的區別。我所遇着的法國人，大多數持着德國全民族都懷有侵佔慾望的見解。

關於賠償和戰債的爭議，都把法國『受迫情綜』增重起來。在凡爾塞，德國是被加擔了巨額的賠償，這在法國人看起來是很應當的。當這些賠償第一次在道威計劃，第二次在楊格計劃中減削時，法國以為是受了很大的犧牲。其實這是很可能的，德國按期所付與法國的賠償已經很够法國恢復戰區損失之用，但是法國人對於這些總沒有證明。若是一個按照法國社會黨領袖Leon Blum 屢次所提議設立國際委員會決定這個爭點已經實行，那麼，這裏面所成就的一定很多。

債項展期——法國雖然接受却不願意，我們一定不要忘記了——是一個轉點。此時以前，法國人以為法國欠美國的戰債是一種信譽的債項，此後他們以為戰債和賠償被胡佛自己的行動所混雜了。這是去春我和Leon Blum 談話時，他很明白地指出給我的。

法國的意思以為她是被剝奪德國對於她的賠償權利，若同時不將她對於美國戰債的負擔減輕。法國對於美國十二月所採取的態度是因為美國的態度失却公平。當去年七月債項展期滿限時，美國報紙都很強烈的表示若法國及其他協約國取消賠償時，美國願意考慮各國對於戰債問題所獻議的理由。所以法國在洛桑(Lausanne)有一個絕大的讓步，即是同意取消德國賠償總額三十七分之三十五。同時她和其他賠償債權國締結了一個他們視為合於邏輯和自衛的『紳士協定』，這裏面規定若是美國對戰債不允取消或重大修改時，那個條約即不成立。在正式紀錄上，美國代表對於這個協定並沒有給予什麼同意，但是在事實上，那時在日內瓦將美代表們所持的態度確令法國相信美國是在默認着。

所以當法國和英國及其他協約國請求美國展緩十二月付款期限時，他們以為這是他們應有的權利。到了美國對於這個請求拒絕時，法國的憤怒就極端尖銳，不付款的決議在國會通過，赫里歐政府因此也就傾覆了。

當一個人有了『受迫情綜』時，他自己的眼睛，就永遠看不見遠處，所以法國衆議員們對於他們不僅違反了對於患難相助的朋友的信義，並且也是如赫里歐所指出違犯了國際條約的神聖的事實就看不出來，就是社會黨人，他們曾經擁

護過債欵展期和戰後不斷的爲國際合作奮鬬，也和那些頑固派同樣投不付欵的票。他們這種行動，令我相信法國方面或許有少許理由。

這種關於一千九百萬美金這樣的爭端，正是發生在美法兩國剛起首共同工作很和諧的時候。美國出席軍縮會議代表 Norman Davis 曾費苦心調停法國和其他各國的意見，他對於法國如頑童般只是懲責可對付的强固態度，很同情地坐下來和法國代表討論她的問題。這樣便發生了很好的結果。當去年六月赫里歐出來柄政時，他對於德國還是認爲是『法國心上的拳頭』，自後他就被領導着認識法國『受迫情綜』的謬誤了。要求德國欠她的賠償的最後一文錢，她自己整副武裝同時又否認德國同樣權利的法國，現時竟邀請她的世讎由軍縮會議中破裂出去和在國際社會中成了危險非法份子的德國來做對於凡爾賽條約有危害的舉動。

法國政策是證明的在那種變動。去年七月間在洛桑(Lausanne)，法國同意取消了絕大部份的賠償。在秋末的時候，她又宣布了一個建設的裁軍計劃，這是法國第一次對於軍縮的動人的提議。最後她又承認了德國在『各國安全結構之下，軍備平等』的原則。她對於後一點的讓步，很明白的是在修改凡爾賽條約——在從前被認爲和聖經般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

法國國內政治的形勢也促進了她的更開明的外交政策。去年五月的選舉，前屆聯合後只佔第二位的急進黨和社會黨，在衆議院中成了多數黨。這兩黨都是主張在經濟上和軍縮上同德國接近，雖然社會黨的主張還更急進。（急進黨的名義雖然如此，其實牠的政治哲學只是比自由主義稍進一步）勝利之後，社會黨因爲對於國家津貼某種事業和赫里歐及其黨人見意相左，因此不願參加赫里歐政府。但是社會黨在衆議院是握了一個關鍵的地位。爲着要得到社會黨在議會中的助力，急進黨就不能不顧及社會黨的意見採取一個不要太過頑强的外交政策。這種形勢在一九三四年選舉以前，還要繼續着，除非急進黨願意犧牲他們的主義去和反動的中央黨合作。

這篇文章付印時，法國的內閣總理是彭考(Paul Boncour)，他又任法國軍縮會議代表的領袖，據說他也和赫里歐一樣，將他的觀念改變了。他是『建設裁軍計劃』的起草人，這個計劃雖然包含有安全條約和國際軍隊的意思在裏面，但確實是取消了使法國軍隊實力充實的普通軍役制度。他是被一般反對法國參謀部長 Weygandt 的極端國家主義政策的少年軍官所激勵。這個裁軍計劃幾乎要被 Weygandt 和他的國

防會所推翻了。只是因為社會黨在議會中提出質問纔把他由這種惡運中救出。這種把強有力的軍事機關的地位抑制下來以及和反動的參謀部對抗是一種有意義的徵兆。

在這過去六個月中，法國人的意見經過了一個有趣味的變化。就是在左傾的選舉後，很多人還是悲觀地談論着第二次戰爭。他們的恐懼，自德國國會解散巴本政府成立後，更加活躍。這個忽然的降臨，公共意見也就轉變了。這是否受赫里歐總理自己的心理變更的影響，或者人民自己看出軍備再競爭的危險，是很難說。但是當Leon Blum在十月下旬作一個最有力的催促廣泛的裁軍的演說時，議會內左邊的議員沒有一個不鼓掌贊成，這卻是事實。這種事實在從前永遠沒有過着過。

在法國形勢中有很多希望光彩存在着。但是在法國報章操縱在與軍備和戰爭有經濟利益關係的實業界手內沒有變更以前，法國民衆的『受迫情綜』是沒有方法療治的。

具有這種操縱手腕的是 Comité des Forges，這是一個法國鋼鐵生產和銷售強有力的聯合組織，牠的勢力並且伸展至政治，銀行和新聞界。這個團體裏面的人最大部分是知道利用產業時代為自己服務的法國財閥。他們的財政和社會的地位幾乎是沒有方法可以推倒。他們的勢力只是比德國『爵士們（Barons）』的差一點。Comité des Forges領袖們當中一個是Eugène Schneider，他是供給中歐大部份軍器和法國軍器的Creusot軍器製造廠的頭兒。牠的會長是François de wendel，他是de wendel氏（法國最大的鋼鐵製造人）的家長，法蘭西銀行總監，著名報紙的出版人，做了許多年衆議員，新近被選為參議員。他的兄弟們也佔據了同樣重要的位置，他的家族在法國所佔的勢力比Rothschilds還更大許多。

在大戰期內，de wendel們和Comité des Forges所演的故事是不堪卒讀，發表這種不堪卒讀故事的Le Crapuillot雜誌，於一九三一年刊行這類舞弊故事時，就被警察禁止了。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在Lorranaine內de wendel的鑛和冶廠被德人佔領，雖然德國軍備上所用的鐵大半是採自這些鑛，但是這些礦卻永遠沒有被法國的砲火攻擊過一次。法國參謀部在旁的戰線不是很機警麽？為什麽在此處不這樣呢？de Wendel 們壓迫過政府和他們以及Comité des Forges要繼續戰爭尋求利益的事實是可能麽？事實上是指明那樣的。因為遲至一九一四年七月，距奧國向塞耳維亞下哀的美敦書使戰爭無可避免地要發生不久的時間，六千噸鎔解金屬一種鐵與化學混合物的ferrosilicum由法國運往德國克虜伯廠去了。並且由一九一四年至戰爭終止，法國的鋁都是經過一間瑞

土商行不斷地借給德國飛機製造廠。這間商行有一個董事是和 Comité des Forges 有密切關係的。

這次戰爭把富饒的de Wendel 們更加富饒很多倍了。他們不僅取回了他們的未被觸動過的財產，並且還能用低廉的價格向法國政府購買法國戰時勝品之一部份的德國羅蘭的，Stinnes製造廠。德國對於這些製造廠的估價和法國政府售出這些所收的售價的不同，就成了德法賠償問題中一部份的爭端。還有這樣的謠言，在凡爾賽時，de Wendel們雇了 André Tardieu 替他們做工作，因爲他的聰明手腕，他們成功地使法國得到了 Sarre 的煤，這樣就不曾割破了德國實業界的喉管。

Comité des Forges和道威計劃，楊格計劃以及其他清理戰爭的企圖都鬬爭過。堅持普恩加賚占據 Ruhr 的是他們，在一九二五年爲着要推翻赫里歐的親德政策，使銀行庫櫃空虛，法郎價格幾等於零的也是他們。在最近幾年中，他們採取了一個兩副面孔的計策，一方面對德國大實業家結爲心腹，同時在法國報紙上又竭力釀成對於德國的仇恨，這樣軍備競爭就可以繼續下去。

這些人都帶着一副愛國面具。法國出名的晚報Le Journal des Debats是François de Wendel所擁有的，便拿着『安全』來做偶像。牠若遇着德國有一艘一萬噸的巡洋艦下水時，便用大字登載出來，或者不甚正確的消息如德國的『秘密軍隊』等，牠也認爲是重大新聞，盡情地去宣傳，但是遇着如德國總理希萊赫爾(Von Schleicher)有若是裁軍能夠滿意的完成，德國軍備就是用紙來做，他也願意這類談話，牠不是不發表出來，就是對之加以熱嘲冷諷。Le Journal des Debat 對於德國現時同外國戰爭的準備是很疏敗，這個事實完全抹殺，牠把德國渲染成一個即刻的和永久的威脅。但是牠對於莫梭利尼的威脅舉動又漠視無睹，這是因爲牠只要迎合牠的讀者們的仇德心理。

還有比這個更陰謀的，就是法國鋼鐵界藉 Le Temps 來行使他們的勢力。兩年以前這個半官性質和被認爲絕對公正的報墮在Comité des Forges和 Comité des Houillères（採鑛界）手掌裏面了。Comité des Forges 的人很仇恨白利安，因爲他曾經不小心說過這樣一句話『新聞界中有人的錢是用和做大砲同樣的鋼做成的。』所以他們於他，以操縱Le Temps的消息未洩漏以前，對於白利安行使一個惡毒的奸計。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們由編輯部派了一個人去勸白利安出來競選總統。過了一個星期，當白利安宣布他願做總統競選人後，Le Temps 就挺身而出，在社論上大罵他，他就失敗了

○過了幾個月這位老人死了，法蘭西全國都在哀掉他，François de Wendel所擁有的一切地方報紙都歡躍地說『讓毒物和惡獸同道死去。』

但是那些不是鋼鐵界擁有的報紙又怎樣呢？這是一件很可相信的事，Comité des Forges 費了很大的秘密宣傳費，使法國報界對於有損害他們利益的新聞抽出不登，例如去年一月，一個新社會黨叫做Paul Faure在衆議院宣言法國政府沒有得着國會同意借了一筆巨款給一個用財政幫助匈牙利法西斯蒂勢力的匈牙利銀行，這個銀行和Eugène Schneider做主席的巴黎的銀行大有關係。他更進一步指出在大戰前後，法國政府借款給很多國家，他們用這筆款在Schneider 商行定購軍械，當這些借款無法收回時，受損失的只是法國民衆。這些事實曾震動一時，但是他的演說詞除了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機關報外其餘法國報紙一個字也不登載。急進派和其餘左派報紙也都緘口無聲。

美國報界當然也不是清潔的模範，但是法國報界那種貪財愛利的情形，簡直超出我們想像以外。法國名著作家André Siegfried向我承認所傳的那些巴黎報界舞弊的事實，但是他說法蘭西人是多疑的，所以他們並不盡信報紙上所說的。我恐怕Siegfried 太過樂觀了。當虛僞的事實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向讀的腦海貫注時，他們就會於不知不覺間相信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了。這是毫無疑義。爲什麼甚至具有知識的法國人也會告訴你大戰後法國實在沒有得到什麼。（她在中歐廣大的勢力範圍，她的德國殖民地統治權是什麼呢？）

法蘭西民族本身是不好戰爭。法國人若是被逼的時候是會戰鬪的，並且戰鬪得很好。但是若留心觀察他們和婦女交接時，就可以發見他們是不歡喜衝突和暴動。法蘭西民族自全體說起來，除了那專門職業的軍人和在戰爭中找尋利益的實業家外，其餘的都是需要在和平底下享受他們的平靜生活。他們也許會崇拜這類人把法蘭西的名字在歐洲地圖上大大的書着如路易十四和拿破崙者，但是他們却並沒有帝國主義的意志。他們談論他們的殖民地並沒有英國人那樣起勁，他們對於日光只在法國本地上昇及下降也很滿意。他們相信法蘭西文化由希臘遺傳而來是絕倫的，他們願意捨棄生命去保守牠。法蘭西民族和家庭整個的說起來對於牠自己都感覺滿足。法國人是這樣特異的，就是這種同樣質性使他們遲緩於與別的民族合作和當他們被人領導到他們生存被威脅時使他們帶上『受迫情綜』。這是法蘭西一個大錯誤。只是在她的盲動而失去了本性時，她纔會成爲世界和平的威脅。　(完)

東北鐵路問題的新史料

錦愛鐵路借欵正式合同草稿

王芸生

整個的東北問題，大半是關於鐵路的。自從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起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止，鐵路問題都占很重要的成分。李鴻章手訂的中俄密約，在名義上是軍事同盟，實際上只是建築了一條中東鐵路。九一八事變的原因有種種，鐵路問題便是重要的一個。最近北寧路局長高紀毅氏的辭職電說：『舉辦四路聯運，所有呼海齊克洮昂四洮及吉長吉敦瀋海吉海等路沿線物產，漸爲北寧所吸取。……嗣以水陸聯運，關係密切，乃與辦葫蘆島築港工程，資爲吞吐。並先整理營口秦皇島碼頭，謀臨時之救濟。維時大通枝線輸運發達，頗有一日千里之觀。繼復試行京平遼平吉平龍等直達通車。……初不圖種種發展我國鐵路之方策，遽遭日人之嫉視，妄以競爭之譖說，藉爲陵暴之一端。』這話不純粹是私人表功，很有歷史的意味。

三十多年東北鐵路問題歷史的主角，是中日俄美四國，英法是助演者。中東路的開場主角是中俄，法國給俄國撐腰。日本在日俄戰爭的勝利，實際上只於從俄國手上奪了一條南滿路和關東租借地。那一幕戲是日俄對打，英國給日本撐腰。迄現在止，美國對滿洲鐵路尚無實際的利益，但卻有很長期的奮鬪歷史。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滿(E. H. Harriman)和駐奉美領司戴德 (Willard Straight) 便是這種奮鬪史中兩個主要的失敗人物。哈利滿自從日俄戰後因收買南滿鐵路受了日本的騙，至死也沒有死心。一九〇七年的新法鐵路計劃，是哈利滿司戴德兩人發動的。司戴德和唐紹儀已竟把交涉辦妥，不幸那年正碰上美國金融大風潮，哈利滿一時周轉不動，築路權給英國保齡公司 (Pauling & Co.) 拿去了。(註一)日本便用『併行線』三字把新法路打消。這事有人認爲是英國的讓步，而實際上是美國的失敗。

在新法路問題懸而未結的時候，錦愛路問題已在醞釀。這事又是哈利滿司戴德和唐紹儀主演的。一九〇九年十月二日，司戴德一個人代表了美國銀行團和英國保齡公司，與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簽了一個草合同。這個草合同

因爲有中美英三國聯合組織鐵路公司及提餘利百分之十作酬勞的規定，經中國外務度支郵傳三部合奏，認爲喪失權利，奉旨作廢。在這時美國國務卿諾克司宣布了他的滿洲鐵路中立計劃——即歷史知名的 Knox Neutralization Plan。主張（一）由國際資本共同經營滿洲各鐵路，使之商業中立化；（二）列强共同投資建築錦愛鐵路。這時經過一九〇七年世界外交的變化，英日俄法全立在一條戰線上，美國活動的結論，又是一個慘敗！

諾克司計劃在已往歷史上雖然失敗，但精神上仍是解決滿洲問題的一個方案。聽說這次國聯調查團來遠東調查中日問題時，美國委員中仍有國際資本收買滿洲各鐵路的擬議。這是很有歷史意義的。我最近到南京外交部去檢閱檔案，無意中發見了一個『錦愛鐵路借欵正式合同草稿』。這不僅是新史料，而且是新知識。因爲據我們現在的歷史知識所知道的，只有一個草合同，載在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1910, p 232-3.（註一）至於正式合同，尚在我們的知識之外。最近承故宮文獻館單士元先生錄示軍機處檔案電報檔，其中有四個電報是關係這個問題的，照錄如下：

（一）宣統二年二月初二日外務部發東督奉撫電

點電悉。錦愛路事，日俄兩國來照，要求甚多，其餘各國意見尚未得實。合同應從緩議，鄭鄧兩司暫可不必赴津。希查照。外務部，初二日。

（二）同日東督奉撫復外務部電

初二日電敬悉。議商錦愛路事，因與司戴德先期約定，未便臨時食言。擬仍飭該司等赴津，詢明合同內容，非蒙大部核示，斷不能擅行訂定。知注謹聞。良，全，初二日。

（三）初四日外務部致東督奉撫電

初二日電悉。錦愛路事，日俄來照，於我藉固國防默爲抵制之意，業已揭破。詞意斬截，斷難容我空言辯駁，即肯轉圜；我亦斷難恃有他國扶助即可操切從事。若不待商妥，遽派員與司戴德接議詳細合同，恐將來美爲保護商人利益，出而爭執，則我更面面失據，無從應付。此事關係重大，仍希飭令鄭鄧兩司，緩與提議，免致後悔。至盼，並電復。外務部，初四日。

（四）初五日東督奉撫復外務部電

初四日電敬悉。此次鄭鄧赴津，重在踐約，不在開議，一切靜候大部指示，自與尊旨緩議相符。竊日俄抗議，自在意中。然此路絕非併行線，均無關係。彼所斷斷至不願者，我受兩强夾擠，氣息欲絕，尋出一條生路，稍

可圖存，使其咽喉耳。倘若使其如願，大局何堪設想。滿洲開放，彼所常言，何竟違背！倘乞大部設法主持，以維邊局。良，全，歌。

從這四個電報，我們知道錫良程德全曾派鄭某及吉林交涉司鄧邦述到天津，與司戴德商議錦愛路正式合同，雖然外務部已被日俄兩國的照會嚇住了。那末，我現在發見的正式合同草稿，就是這時候的產物了。這個合同草稿之外附着一封信，很可說明這文件的來由，併錄如下：

潤田仁兄大人閣下：日前在京備聆教言，欣佩無量。美使到部後有無議論？報紙曾載美使過日本時，新聞記者探以東方各項交涉，皆以不能答對之，此路亦在其內。由此推測，或別有計劃，亦未可知。如有消息，尚祈密示。外間只於報紙中討生活，未能以為是也。合同草底，違命錄呈一分，惟草草不恭，尚望鑒諒。至此草稿，奉天兩帥均未寓目，如呈那相(註三)閱時，仍說明係述私寄奉覽者，是所至幸。述今午即旋奉天，大約二十日內外須返吉也。匆此布臆，敬叩台安。小弟邦述頓首，三月十一日。

這是鄧邦述給外務部參議曹汝霖的一封信。就事與時判斷，發言的地點大概是在天津。如果這個判斷不錯，那末，這個合同，是鄭鄧和司戴德三人在天津議定的草稿，鄧當日就回奉天呈給督撫。因為曹汝霖索閱，所以先錄副寄到外務部。我所見到的便是此物了。

這個正式合同，計有二十一欵，大部是關於借欵及發行債票的手續。但有兩點可以注意：（一）草合同裏的中美英聯合公司及提盈餘為報酬的話，這裏已竟找不到了；（二）第十九欵特別規定允准他國資本家參加。前者是容納了中國政府的意見，後者便是諾克司的 Chinchow-Aigun Railway Project。

＊　＊　＊　＊　＊

△錦愛鐵路借欵正式合同草稿

東三省督部堂奉天省撫部院（下文稱督撫）欽奉諭旨允准，並係國家簡派，現與美國紐約城四大銀行（即摩根公司，佛士地那臣那爾銀行First National Bank,坤阿魯公司Kuhn, Loeb & Co.那臣那爾斯地銀行National City Bank）作為美國資本家，代伊等銀行行事者，以及其聯行，惟此項聯行務須奉大清國政府允准一切，始行參預此事，至所有該聯行出名籌備資本之數，至多不過其總數十分之四，均由大清國政府定奪，（下文稱資本家）訂立合同。

因于宣統元年八月十九日，即西曆一千九百〇九年十月二號，東三省督部堂奉天省撫部院在瀋陽與美國資本家以及

保齡公司之代表，訂立草合同，作爲借欵分段建築由奉天省錦州府至黑龍江省愛琿之鐵路以及將來行車辦法（下文稱本鐵路）之草合同，嗣于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即西曆一千九百十年正月二十號，奉旨允准，並准將上文所開之草合同詳加續訂，作爲借欵分段建築本鐵路以及行車辦法之末次詳細合同，並因按照上文詳載之草合同，同時與保齡公司另訂修築該路並備辦行車需用各件之合同，茲將彼此所議訂之條欵，開具于左：

第一欵。上文所開之草合同，如有與合同不相同之處，自應作廢，而以本末次詳細合同代之。

第二欵。（甲）資本家允代督撫出售，並由督撫允准資本家按照下列章程，將該借欵出售金錢借欵（下文稱借欵）其數不逾四千萬美金元，按照下列章程辦理，此借欵係爲分段建造由錦州至愛琿之鐵路，即由錦州至洮南一段路線，由洮南至齊齊哈爾一段路線，由齊齊哈爾至愛琿一段路線，購買地基在內，並鐵路之進欵不足以抵償其經費之期限內，用以辦理行車事務，以及於建造幹路之時，所有彼此視爲合宜需應用時修築之枝路，並所有彼此視爲合宜需應用時推廣他項經營，以期該路將來之發達，此借欵名曰大清國政府西歷一千九百十年錦愛鐵路五釐之借欵。

（乙）此借欵分作兩次，初次發售借欵債票之數美金二千萬元。

（丙）借欵以三十年爲期，由簽此合同之日起，倘有債票按照下列章程由中國贖回或註銷之後，利息即行停止。

（丁）債票之利息，按虛數週年五釐，按照第九欵詳載之辦法，每半年給付一次。

第三欵。此借欵本利，大清國政府承認全還。若所收此路進項餘利，以及此借欵所得之銀，不敷屆時全還本利之數，應由督撫奏明，設法以別項補足，按期交付資本家，清還本利。除按照第四欵甲節詳載訂立頭次押産抵償之辦法外，此次借欵本息，以下列東三省進項作保：一．鹽課二百萬兩；二．舊鹽斤加價一百萬兩；三．新鹽斤加價一百萬兩。

以上三項，應由東三省督撫擔保，共計每年的欵四百萬兩。若此三項內或有不足，應由督撫另撥他欵補足四百萬兩之數。至所指東三省之進項，茲應聲明概未曾牽連他項借欵擔保負欠之欵或抵押之契等項。若本利照常交付，不得干預以上所指進項。倘若屆期本利欠付，除展緩公道時日外，即應於上文詳載之進項內，撥足上開數目，交與海關辦理，以保執債票人等之利權。嗣後此借欵或全未還或未還清之先，若再有將上文所開東三省進項抵將來他項借欵或担保負欠之

款或抵押之契等事，必總以此次借款本銀利息，儘先償還。倘有用上文詳載東三省進項抵他項借款或担保負欠之款或抵押之契等事，不得訂明在此次借款之前，亦不得訂明與此次借款平行辦理，並總不得令此借款以上文詳載東三省進項逐年抵還之質保，有所窒碍減色。將來若再訂立抵以上所言東三省進項之借款或擔保負欠之款或抵押之契，務須居于此次借款之後，並務于各該借款或担保負欠或抵押之合同內載明，所有應付還本利等事，均在此次借款之後辦理等語。此借款未還清以前，倘遇大清國政府議定修改海關稅則，以及議訂減免厘稅章程，現由彼此議明，一面不得因此借款係在東三省進項抵押而阻止修改減免厘稅，一面如未先行向資本家商明不得將此次所指定抵押此借款之進項，稍爲減色，必須於修改稅則等項之時，另行指定他進項，如數撥足補抵借款。

第四款。（甲）大清國政府欲於此項發售之債票，表其結實可靠之意，願將各路暨本借款合同所擬修築之枝路，並一切產業或附屬之物，作爲頭次抵押。

（乙）此項借款須得抵押，按照美國紐約省通例辦理。茲應聲明，此款所載抵保各事，即照美通例解說，以鐵路產業抵押，保實借款及債票，一律辦理。

（丙）茲由彼此議允，倘若因美國以及他處銀市之情形，務須隨即另立一的實合例之劵據，爲保實借款及債票起見，或按照美國紐約省通例，必當另派受托之人者，應由資本家與督撫或管運大員商定彼此認爲合宜之辦法，遵行一切。

（丁）爲保實頭次抵押起見，大清國政府俯准，如債票未贖年息未付以及各項欠款清還以前，所有抵押之鐵路及地畝以及枝路，並所有該路產業或附屬之物，不得稍有損壞，以致妨碍頭次抵押之權利。茲大清國政府一併允准，按照本合同詳載，所有抵押之鐵路以及枝路並一切產業或附屬之物，不得稍受損壞，務須設法維持一切，俾其完全妥善，照常行駛，以保護執債票者之權利。

（戊）又議定倘借款本利以及各項欠款清還以前，除照本款甲節詳載之辦法，業將本路等項作爲頭次抵押，給與資本家外，督撫不得將前項各產業再行抵押與他人，並允准不得將本合同借款內所擬興辦或修造之他項工程，抵押華洋人等。

（己）如照本合同所訂日期，不付此頭次抵押債票之利息，以及每年攤還本或期滿本款不還，所有全路暨枝路與一切產業或附屬之物，抵押於購執債票人所受托之資本家者，按照本合同之第三四款乙丙等節所載之辦法，統交資本家管業，遵照通例辦理，以便實在保護購執債票人之利益。

(庚)一俟全欵及所欠之息並各項欠欵清還之後，則以上之條欵所曾經妥立一的實合例頭次抵押之劵據，即行作廢。

第五欵•(甲)應出售金錢借欵，其數不逾美國四千萬金元，按照上列章程辦理，即照總數印發大清國政府金錢債票，仿照北洋鐵路借欵債票、以鐵路作爲頭次抵押，每張債票之上，須按照下文所稱，書明面上，大清國政府按照口年口月口日上諭聲明，無論如何之情形，擔保清還所借之欵及其利息，並特着出使京大臣蓋印于債票之上，以昭信實等語。

(乙)至于債票應如何格式，當由督撫或管理大員或中國出使駐美或駐他國大臣與資本家於簽訂此合同時，同時酌定。

(丙)但日後或因在美國或他國銀市出售起見，須將票式略爲更改者，除借欵數目利息年限及中國政府一切責任不准更動外，其餘無關緊要之處，可以酌量稍爲參改，以適銀市之用，應准資本家會同中國駐美或駐他國大臣商訂，稍爲參改。

(丁)所有參改之處，務須由資本家立刻報告督撫或管路大員核准。

(戊)此項債票全用漢英文刋雕，東三省督部堂奉天省撫部院所簽字之名及其關防，均摹仿刋雕於上，以省親自簽押之煩。惟中國出使駐美或駐他國大臣於需用之時，隨時逐張簽押蓋印，以示大清國政府允准及參認售發此項借欵債票。該債票每張須編列貫串號數，各共須若干張，屆時由資本家妥爲刋雕。

(己)此債票一俟刋雕由中國出使駐美或駐他國大臣簽印後，由受託之人加簽。

(庚)此債票由中國出使駐美或他國大臣與資本家揀選妥當受託公司或存儲公司收存，並按照本公司所訂之抵押辦法，作爲受託之人，惟此項存儲之費，按照最公平之價，由鐵路通行帳內支給，以酬其勞。

(辛)此債票應以收存，以便資本家隨時取用，於中國出使駐美或他國大臣簽押之後，應准資本家將債票分次出售，或抵押籌墊欵項，撥作築造鐵路工程，以及備置車輛並行車之用。此欵亦可使用俾築造枝路與備置車輛，以及本合同第二欵詳載經督撫會同資本家核准他項應用時與辦之經營。

(壬)於提取或交給債票之時，存儲公司即須知會中國出使駐美或他國大臣。

(癸)除上文所開存儲債票之小費，由鐵路帳內撥給外，刋雕及賣票等費，均由資本家支給。

第六欵•借欵招帖以及付利還本一切詳細辦法未經本合

同議明者，應由資本家會商出使駐美或他國大臣酌定，俟此合同奉旨允准施行之後，即准資本家從速出借款招帖。

第七欵•（甲）按照本合同第二欵乙節詳載辦法之文，此借欵分兩次，其初次發售之數美金二千萬元，第二次出售債票之期，應由督撫或管路大員會同資本家酌定。

（乙）此借欵頭次發售債票之價值，係按照虛數九十五折，即每百元實交九十五元，由資本家購自督撫，再行出售。

（丙）茲又議允按照第二十欵詳載之辦法，俟本合同施行之後，于六個月之內，應由資本家將頭批按照資本家與督撫及包工公司所議訂合宜之數，以便築造該工程之用，先行付給，無論此欵係由出售或代墊債票進欵下撥給，或係由資本家自行出借，但務須先行將借欵該批之某次債票簽字蓋印，交付資本家收領。

（丁）其第二次出售債票之期，總以不誤建造鐵路等工程為準。其價值將來係按照售出之實數交付督撫或管路大員，資本家於每百分虛數扣留發售用費五分五厘。又復議訂，應由資本家按照市面最善之價，發售借欵債票，俾中國所得之欵為數最鉅。

（戊）資本家在中美等國以及他處，招人購買，中美與他國之人一律照章辦理。若大清國政府定購，自應儘先照給，但須於未發出借欵招帖之前定購。

（己）此借欵出售債票招帖未發之先，如有關繫大局或銀市格外之事，致大清國政府現在市面之債票價值有碍，以致此次借欵未能按章辦理，資本家准展期緩辦。惟所緩之期，由合同簽字之日起，不得過十八個月。若在限期內，第一次債票仍未售出，將此合同作廢。所有本條欵丙節內載，資本家付過之欵暨該欵所生之息，按六釐核算，以及刊雕債票之經費，由督撫付還，但概不給別項酬金。

第八欵•（甲）借欵進項，按照資本家與所有准入借欵團體內之聯行會商督撫或管路大員所指定或在中國或在紐約城或在他處之銀行，交付收存，歸入錦愛官鐵路項下。

（乙）至交付此欵，係按照購票章程內所載購票人交付銀兩日期辦理。

（丙）其在外國所存鐵路欵項，按常年三釐七毫五給發利息，由彼此於本合同奉旨允准施行之時，議訂在中國所存之鐵路欵項，或作來往，或作定期存放，其利息嗣後酌定。

（丁）借欵進項暨生發之利息，除造路期內交付借欵利息並經手用銀外，銀行等將此欵存放，聽候督撫或管路大員提用。若過美金十萬元之數，應於用欵前十日知照銀行等。

（戊）借欵進項，按照建造鐵路工程以及第二欵詳載擬

興辦之他項經營所需，隨時提用，由督撫或管路大員出支取憑單，向資本家所指定之銀行支取，並須由工程司或本合同所擬興辦他項之經理員，將所提用之款另單聲明緣由，及給發工程所需之價值。

（己）按照建造鐵路工程以及第二款詳載擬辦之他項經營所需之款，可由督撫或管路大員自定，向資本家所指定之銀行，滙至中國，按照上文所載所滙之款逾過美金十萬元之數，應於滙款前十日知照銀行等，並所滙之款存於該銀行，聽候官鐵路提用。

第九款。（甲）此借款利息，按虛數當年五厘，自資本家將借款價值付清之日起，每半年交付購執債票之人，於建路期內，由督撫或管路大員交付，或由借款進項或由別款交付，嗣後先由該路進款交付，倘或不足，由本公司第三款詳載業經質押之東三省各該進款交付，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自資本家將借款價值付清之日起，按照西曆於十四日前交付一次。

（乙）此借款以三十年為期，自訂定借款之日起，至第十一年起還本，除後開之第十款甲節詳載外，每年應攤還本銀，由該鐵路進項或由本合同第三款詳載業經由督撫質押之東三省各該進項交付，自資本家將借款價值付清之日起，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按照西曆於十四日前交付一次。

（丙）資本家按照上文詳載之章程指定銀行等，應作為經理借款代表。

（丁）其每半年應還本利，按照上文所言之辦法，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於十四日前，由督撫或管理大員，於該日期十四日以前，在上海以紋銀交付該銀行等，足敷在美國或歐洲交還金元之數。

（戊）其金錢之價，與該銀行同日訂定，督撫或管路大員又可於還本付利期前六個月，無論何時，皆可隨便訂定所還本之金價，但於訂定此事前十日知照銀行等。

（己）遇有金款實在存在外國，欲提用交還本利，亦可用金付還，但不得為此故由中國特為滙去。

（庚）每年付還借款之本利，資本家及其聯行等，按照上文詳載之辦法所指定銀行，於每百金元計收用銀二錢五分，作為經理費用。

（辛）歷年除付借款本利外，督撫或管路大員，將本年鐵路淨進盈餘足敷交付本年到期借款利息及攤還本之數，在資本家及其聯行等按照上文詳載辦法所指定銀行等存放，銀行等所存放之款，按照市面情形，給發最優之利息。

第十欵·由訂定借欵之日起，至第十一年後，無論何時，若督撫代大清國政府，欲將借欵全數清還，或先還合同附表所載未到期之數若干，均可照辦。至第十七年內，照借票上數目加價二元半，即係每一百元借票一張，還一百零二元半，第十七年後無須加價，惟每次欲還若干，督撫代大清國政府於六個月之前，用公文知會資本家，其預還之數，照借欵招帖內載拈鬮日期，多加拈鬮次數。

第十一欵·倘此借欵發出之債票，或遺失，或被竊，或經焚燬，由資本家隨即知會督撫或管路大員，與中國駐美或他國出使大臣，由該大臣飭知資本家，在新聞報上刊登告白，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銀，並設法按該國例章辦理。倘所失之票已過資本家所定之限期，仍未覓回，督撫或中國駐美或他國出使大臣照原數命發副，加蓋印信，交給資本家收領，所有一切費用，均由資本家自備，登入該購執債票之人等帳內。

第十二欵·所有此借欵之債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欵，在借欵期內，應准免完各項中國釐稅。

第十三欵·茲由彼此議訂，於修竣鐵路之後，在借欵期內，如此路有必須外洋購買之各種鐵路需用物品，應用投標辦法，惟遇物品優美而價值相同，先儘美國所造之物品購辦。

第十四欵·茲由彼此議訂，在借欵期內，應由資本家按照上文開列之辦法，會商督撫或管路大員所指定之銀行，作爲該鐵路之經理銀行，所有鐵路之進欵以及其盈餘之項，應在該銀行存放，但其辦法章程，就第九欵辛節詳載外，嗣後彼此商酌辦理。

第十五欵·資本家所交借欵暨該欵所生之息，倘於造路期內撥付借欵利息後，不敷修竣本路以及本合同第二欵詳載所擬與修他項之用，其不敷之數，或由中國國家自行籌備，或由資本家代爲續借，其續借欵項之條目與利息情形，均視將來銀市行情，斟酌辦理。

第十六條·若鐵路造成以及與修他項完竣後，鐵路項下倘有餘欵，應將此未用之欵移入前詳第九欵辛節內載借欵利息公債項下，以備撥還此合同承認應還之欵。

第十七欵·本合同內所言之鐵路，將來或以爲有益或以爲必需建造枝路，由大清國政府以中國他欵項自行建造。如政府或督撫擬修造此項枝路，務須用外國資本者，則先儘資本家商辦，以便籌借應用之欵。

第十八欵·資本家可將本合同應有之權利及責任，全行或分別交與他美國公司董事代表等接辦，或再交代理人代辦，其接辦代辦，應商請督撫或管路大員核准。

第十九欵•玆本合同載明，應由資本家允准他國聯行資本家參與此次借欵之權，但務須奉大淸國政府允准一切，始行與聞此事。至所有聯行出名籌資本之數，亦應至多不過其總數十分之四，均由督撫會請資本家定奪。如若允准此項聯行照此辦法參與者，伊等按照上所開不過其總數十分之四，自應一律享得本合同應有之權利及其所負之責。所有交與其各該國他公司接辦，或再交代理人代辦之權，亦應照本合同一律辦理。

第二十欵•玆於宣統□年□月□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年□月□號，欽奉諭旨允准，彼此簽字，即由外務部用公文照會駐京美國出使大臣。

第二十一欵•此合同繕寫中英文五分，其一分送呈外務部，一分送呈郵傳部，一分由督撫執存，一分送交駐京美國大臣，一分資本家執存。如有文字可疑之處，以英文爲準。

(註一) Croly, Willard Staight, p. 235-245。

(註二)草合同的華文正文，也經作者尋到，將錄入拙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中。

(註三)指外務部尙書那桐。

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續）

陳振先

—再論書經日食並指正中西幾位學者的錯誤—

上述康南海先生新學僞經考之說，不過將原說略爲介紹，俾引其端，未可遂作爲定論；蓋南海之說，其中尚有幾許難處；其所下斷論，能令人心折者固多，而未能服人之處亦在所不免。顧康書之最大價値，在啓發後學，解放思想，敎人對於歷世相傳之古籍，俱以批評之眼光觀之；其承先啓後之功，在吾國學術思想史上實佔一極重要地位；蓋既有清初諸儒據東漢以攘魏晉，便會有晚淸諸儒據西漢以攘東漢，更會有時人據先秦以攘西漢，或援社會學考古學成說以攘今文經，（如疑堯典禹貢之類）風會所趨，新說之興，有如雨後筍芽，蓬蓬茁茁，而開其先河者，南海其樞紐也。至諸說之爲是爲非，在書缺有間證佐不齊之今日，肯定與否定都有所難，正不妨暫時兼收並容，疑以傳疑，以待後來或續有充分之新證據發見，再行判定是非也。

現在我要繼續去歲本報第四十七期討論書經所言夏代日食事。查梁任公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二七至一二八頁論及此事，曾引歐洲學者九家所主張六種不同之說，除第六說謂食在公曆紀元前二一六五年五月七日係事屬可能且前已討論外，其餘梁書所引七家之說，均屬錯誤，所指日期，萬無可以日食之理。此種謬誤，亦非出自梁氏；蓋梁書此段，係得自美國哥崙比亞大學漢學講座F. Hirth博士所著之中國上古史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三九至四一頁，梁蓋爲此書所誤耳；而Hirth所言，則又是照引故香港學務監督Dr. E. J. Eitel（區得理？）之言，原論載China Review卷十八，頁二六六，（余昔年曾欲追尋原論於北平某圖書館，惜卷十八恰缺，）Hirth 且曾特別聲明，自己於天文學乃完全門外漢，莫能判斷區氏所論之當否，是 Hirth 雖爲區氏所誤，其文責當由區氏負之矣。區言氏：『Gaubil 謂食在紀元前二一五四年十月十一日，（余草草推得是日乃夏曆八月十一日，萬無日食之理）Largeteau氏與Chalmers氏各推得食在紀元前二一二七年十月十二日，（余草草推得是日乃夏曆八月十

一日，如何會有日食？）Fréret 氏與D. Cassini 氏推得食在紀元前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余草草推得是日乃夏曆九月十一日，萬無日食之理）Gumpach 氏推得食在紀元前二一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照余所推，無論是日乃夏曆九月十一日丁酉，斷不會有日食，即是月丁亥朔在公曆十月十二日，時太陽已過北上交雖不足四日，然地面日食時中原方在夜間丑正時分，亦不得見也。）Oppolzer 氏推得食在紀元前二一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余草草推得是日乃夏曆八月二十二日，萬無日食之理）』綜觀區得理博士所述七家推得夏都見食日期，均謬誤顯然；而諸家中有數家乃著名天文家，最後一家，且著有數千年來日月食大全，斷不容有此謬誤。意者區氏於引述諸家之說時，誤計年數，將紀元前二一五五年誤作二一五四年，又將紀元前二一二八年誤作二一二七年，又將紀元前二〇〇七年誤作二〇〇六年，又將紀元前二一三七年誤作二一三五年歟？總之區氏所言，確是大錯特錯，Hirth 氏先為其所誤，而任公又為 Hirth 氏之書所誤，茲特指出其謬，庶免再誤後人耳。」西儒區得理氏所述之泰西學者七家所推得之夏代季秋月朔日食五說既不能成立，今請進而審查我國古代天算家所推得的結果。據新唐書卷二十七曆志載張說日度議曰：『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謂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虞鄺以為仲康元年，非也』。又元史曆志交食篇云：『詩書所載日食二事：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今按大衍曆作仲康即位之五年癸巳歲，距（至元）辛巳歲三千四百八年，九月庚戌朔，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此我國唐元兩代天文曆算名家推算的結果，從曆算的觀點言，自古迄今，從無異言者也。過去之數年間，余曾幾次覆推之，推得癸巳歲九月庚戌朔乃公曆紀元前二一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儒略日數為九四四四五七；是月黃經合朔在庚戌日之晨北平地方平時七時六分，北平地方視時則在七時十分，時太陽已升出地平上一小時有餘，即曆算家所謂「加時在晝」是也。惟是日合朔時太陽尚差十一日有奇始至南下交，是日日食時月球黑影由地面西北方斜趨東南，日出時見食之地與日入時見食之地南北緯度相差至五十餘度之多，而河南合朔在晨，其地點在日食地帶西南界之西南頗遠，必不見食；惟河南迤東約一百五十度處則於日入前見食頗大耳。元天文家將日食食限看得過於呆板，不知其與節令及合朔時刻有

密切之關係，（此種關係，余於民十六年十一月始自悟得之，至今尚未見天文書有如此說法，但間接之材料則有之）竟以爲實入食限，實可見食，誤矣。憑上述此條證據，姑不必問東晉晚出古文尚書胤征篇之爲眞爲僞，（胤征篇文之僞，學界久成定論；但嚴格論之，攻之之證據，亦不見得十分可靠）亦不必問「書序」及史記所載「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一類之文，及昭十七年左傳所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之文，是否劉歆或其他好事者所僞造，（此問題尚未有定論，疑之之證據，更不見得很充分）單以癸巳歲九月庚戌朔中原不能見日食一端言之，今本竹書紀年那隻小老虎已經被我打死一截了；因爲今本竹書載有帝仲康五年癸巳歲秋九月庚戌朔日食事，而此事我已拿天算來證明其爲不可能，不過是唐元兩代天文家誤推的結果罷了；於是此書作者承訛踵謬鈔襲唐書元史的嫌疑，遂頗難洗刷。（理由詳去歲國聞周報四十四期本文頁三）至今本竹書的致命傷，——一箭封喉，見血立殭的致命傷——我還有更痛快直捷的證據，不久便見分曉，一經指出，讀者當亦爲之莞爾也。」

——詩經日食考——

毛詩小雅十月篇云：『十月之交，朔日（或作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毛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玄註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孔穎達疏此時，疑不能決，乃並存之，但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强爲與奪，於是刺厲刺幽，久成懸案矣。梁任公於其所著之「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論之云：

例如詩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經六朝唐元清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確有日食，中外曆對照，應爲西紀前七七六年，歐洲學者亦考定其年陽曆八月二十九日中國北部確見日食，與前所舉胤征篇日食異說紛紜者正相反，因此可證詩經必爲眞書，其全部史料皆可信。（中國歷史研究法頁一三三）

梁氏此說出，而詩經之價值頓增，附和其說者，遂喜以詩文爲肯定或否定其他古經內容眞實性之試金石。茲試將右列所謂確證者一審察之：查梁說實是出自前述Friedrich Hirth 博士所著之中國上古史一七三頁。余查公曆紀元前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乃癸未而非辛卯，其儒略日數爲一四三八二三〇，且是日乃周厤九月二十三日，（約估得是月大，未細推也）萬不能有日食。夫月非十月，日非辛卯，既非月朔

，自無日食，與十月篇詩文絕連不起來；徒以震於外人之名，不知審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十餘年來，展轉傳述，莫知其非，晚近我國學術界之空疎亦可謂甚矣。夫梁虞劆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清閻若璩阮元等所推得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閻若璩因鄭箋有「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一語，謂「康成精於曆算，曾以曆推得此日，方作此箋，但康成又謂是刺厲王詩，未免自相矛盾，此說直可入正義」云云，其說殊牽强實是紀元前七七六年九月六日，其儒略日數爲一四三八二三八。是日確是地球日食期，非如公曆八月二十九日之晨東方日出時，幾月半規尚高高的在南天照臨下土，與正東天際的太陽實是天各一方，距「十月之交」的嘉會，尚有周天四分之一的長距離，八日有奇的長期間也。六朝隋唐宋元諸大家，以其古器古法測算，尚頗近是；清初諸大儒，更幾於人人皆曉曆算；今人生於二十世紀科學盛興之世，乃習於清談，不肯脚踏實地做工夫，豈不愧對清初諸老乎？然則六朝唐元清諸曆算家所推得之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辛卯朔日食，即公曆紀元前七七六年九月六日，周京果見食乎？曰：是亦未必然。以余所推，是月黃經合朔在辛卯日北平地方視時晨九時三十四分；時節次處暑與白露之間，太陽已過北上交約九日七；是日月球黑影由地面西北移向東南；因其時日輪視半徑約得角度十六分七秒，而月輪視半徑則不足十六分，故北極圈附近或有恰見極短的日環食之處；周京迤東北方見食頗大；惟周京地近月影帶之西南界，或竟在西南界之外，故周京似不見食，縱使見食，亦必甚微；其時在日出後約三小時，太陽在天頗高，日光强烈，目難仰視，若僅日輪右上邊微虧一線，亦必不易覺察。此種情形，核與小雅十月篇所言之情景不侔；故謂小雅十月篇即是指「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辛卯朔而言，其說亦未足信。且余曾按史記皇極經世通鑑輯覽等書所指幽王在位之年遍查之，曾無十月辛卯朔日食之事；又曾按皇極經世等書所指厲王在位及出居於彘之年草草推之，亦無十月辛卯朔食之事；可知刺厲刺幽之說，在天學上都無證據，任公引西儒之言，謂紀元前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即是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是日確見日食，因此可證詩經必爲眞書云云，其實情乃不過如是。」

研究小雅十月篇所指之時代及刺厲刺幽問題者，近時更有吳其昌先生。吳氏於周代鐘鼎文字與殷周曆朔頗有研究，曾著有「殷周之際年曆推證，」其中有「西周曆譜，」載於「國學論叢」。又著有「金文曆朔疏證，」引函皇父敔文，謂與「十月」篇同時，是刺厲王詩；更用三統曆(?)推得「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事在厲王二十五年，即公曆紀元前

八五四年云云。茲將燕京學報第六期（校舍落成專號，民十八年十二月出版）吳著「金文厤朔疏證」一〇七四頁一段照錄於左：

「函皇父敨」（「攈古錄」卷三之一頁五，「從古堂」卷十五頁二十六，「奇觚室」卷三頁三十，「愙齋冊」十頁十四，「周金文存」卷三頁四十六，一作「周娟敦」，一作「向皇父敦」）按：是敨雖不銘有年，月，干支，朔望，但以聲類形義推之，知與詩十月辛卯同時。十月詩：「豔妻煽方處」，魯詩作「閻妻」，「正義」引「中候擿雒戒」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王靜安先生說：「函即爲閻之假借字」，是「函」「閻」「豔」「剡」，聲類都同。又十月詩云：「皇父孔聖，作都於向」，「函」「向」二字，古文極相似，易誤；故函皇父敨初出，而徐同柏誤釋爲「向皇父敨」，是「向」「函」形側極近。由上二點，故知是敨與十月詩同時，而十月詩鄭玄以爲厲王詩是也。十月之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器與之同時，是此器雖未銘曆，而不啻銘有「厲王□□年，十月初吉辛卯」之文也。今按厤譜：厲王二十五年，（公厤前八五四年）即入甲申統以來七百九十年，是年閏餘十三，大餘四十二，小餘十四，正月小，丙寅朔，十月大，辛卯朔，與歷譜合；是年入統以來積月九千七百五十八，會餘積月三千四百一十三，已過五百八十一交食，食餘積分一百三十五分之六十四，故四月望月食，十月朔日食，與厤譜合；故知函皇父敨厲王二十五年器也。

振先按甲骨文與金文都是上古史的狠好史料，惟吳氏以函向形相近而致誤，豔閻函聲相近而借用，以此證函皇父敦與十月詩同時，其證據已稍嫌薄弱；就讓函皇父敦確與十月詩同時，然此敦既未銘年月干支朔望，是主張十月詩爲刺厲王者可以謂此敦爲厲王時器，主張十月詩爲刺幽王者亦可謂此敦爲幽王時器，二說同是鑿空武斷，二者間實無所軒輊也。至吳氏所以斷此敦及十月詩同是厲王時者，則以吳氏推得十月辛卯朔日食是在厲王二十五年即公厤前八五四年耳。吾曾推之，推得公厤前八五四年丁未歲日食在夏厤九月即周厤十一月癸巳朔。是月黃經合朔在癸巳日北平地方視時正午後四十九分鐘，時太陽尚差四日四始到北上交，日食在南方，周京並不見食，何來「日有食之」之詩？且朔在癸巳，亦非辛卯；月爲夏曆九月周曆十一月，亦非十月；與十月之詩無一合者。因冬至在是年夏曆十一月丙申日，即公曆前八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晨北平地方平時四時四十分，故平霜降（夏

曆九月中氣）在夏曆九月周曆十一月初三日乙未北平地方時晨七時五十三分，而是月不得爲周十月也。吳氏之誤有三：朔（南方並見日食）在癸巳，謂是辛卯，差至二日，一也；月有平霜降中氣，是建戌之月即周厤十一月，乃以爲十月，二也；周京必不見食，乃以爲見食，三也。吳氏能自行推算，自是肯脚踏實地做工夫，其致誤之由，似爲劉歆三統厤所誤。三統厤甚疎，先儒多已言之。觀於襄二十七年日食在周十一月乙亥朔，即食在戌月，春秋書「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傳作「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是年日食確食在周十一月即戌月，傳以爲是月（時曆十一月）應是申月即九月，時厤漏兩閏，故作十一月云云，此左傳之疎耳。而漢書律曆志劉歆三統曆云：『襄公二十七年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言實是建申之九月）司厤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云云，是劉歆三統曆誤推早兩月，謬與左傳同。厤法之疎至此，必不可用也。又吳氏若欲知自己所推之厤朔是否可靠，最好仍用此法試推民國以來之日食，視其結果是否與事實相近，便知其可靠之程度矣。

觀班志三統歷此段，頗似劉歆自作聰明，將自己滿肚密圈而實在大謬特謬的三統曆竄入自己僞託的左傳內；是以律厤志與左傳之謬說聲應雷同，如同一鼻孔出氣；此可爲劉逢祿康南海等劉歆僞造左傳說之一證佐。但從另一方面觀之，照劉歆食在戌月之說以評春秋，則劉歆應指出其一連三次失閏，鋒頭始出得十足；今劉歆乃從左傳十一月乙亥朔食及再失閏之說，似信左傳十一月乙亥朔食爲當時之另一實錄，而信經文爲誤十一作十二；觀此又似左傳非劉歆所僞。此等細微地方，凡平心考證者似乎都不宜輕輕放過。」

今本竹書僞造的鐵證

現在我要履行最初打老虎之約，將今本竹書紀年這個啞謎揭穿了。竹書紀年所紀之年，與皇極經世通鑑前編所紀之年歧出頗遠，久成泰西漢學家難解之謎；即簸今本竹書最力之王靜安先生，亦不知其所以然，但謂「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年月又多杜撰」（王氏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語）而已。F. Hirth 教授於其所著之中國古史一書中，曾舉 Arendt 氏所編之竹書年表，謂竹書紀年與世上通行之皇極經世等紀年歧出；大抵愈往上數，所差愈大，至帝堯元年時相差至二百十二年；從夏

禹商湯以下，差數漸小，至厲王出奔於彘，共和元年，而二者相合；且謂此為兩曆共和，或即共和之說之所由起云云，其言傅會無稽，更不俟論。其實此種啞謎，一經說破，立可豁然。原來今本竹書編輯者，為欲使其書易於徵信起見，頗思置之於顛撲不磨的基礎之上。彼見東晉晚出古文尚書胤征篇載有仲康時季秋月朔日食事，又見新唐書厤志張說曆議按新曆推得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確見日蝕在房二度，又見梁太史令虞劆推得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事當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唐大衍曆覆推亦同，以爲此等年月必是史實，至少亦可在曆學上站得脚穩；故決定以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與周幽王六年乙丑歲二者為不拔之基礎，其間各王在位年數及其他掌故，不妨參照現存載籍斟酌嵌入之，凡年代無徵者，儘可隨意增減伸縮，以求與上述兩基礎年吻合無間。不意新唐書所書之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事實上絕非中原之所能見；梁虞劆唐大衍曆等所推得之周幽王十月辛卯朔日食，事實上恐周京亦不得見，縱見亦必甚微，必不會被人覺察；於是此所謂魏國記事的今本竹書，不免露出破綻矣。雖然，此未必遂足為今本竹書作偽之鐵證；因魏國追書史實的史家，或亦如漢唐以來的記載日食者，每以厤家推錯的日食作為事實而書之；故事實上雖不見食，祇可視為「偽事，」未必便是「偽書。」幸而作偽之人，無論如何周密精細，都會露出馬脚。原來新唐書元史等所推得之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乃指上距元至元辛巳三千四百八年之癸巳歲九月庚戌朔，即公曆紀元前二一二八年十月十三日；今本竹書作者一時不察，竟誤遲三周甲子即一百八十年，而將紀元前二一二八年之癸巳歲誤作紀元前一九四八年之癸巳歲；而不知紀元前一九四八年癸巳歲。夏曆八月甲申朔，即公曆十月二日；庚戌乃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並無庚戌，且是月已久過食限，彼魏國史書性質的竹書紀年，是年安得有「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記載乎？偽作今本竹書者剽竊新唐厤志志此條，竟誤遲一百八十年而不自知；遂使數百載而後，吾人對於作偽的事實，明若觀火，無復有可疑之餘地。人之好作偽與撒謊者，觀於此事，其亦知所儆乎！且此條之偽，決非局部問題；因竹書所採各條，多有舊籍依據；仲康一條既推後一百八十年，則凡前乎仲康之記載，與後乎仲康之記載，下至幽厲為止，其年代都不免受其牽動。吾人於此，乃可以明白共和以前何以竹書紀年後於他種紀年者約二百年；又何以共和以後竹書紀年却與他種紀年雷同；此其故蓋因共和以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已有詳細之編年，更因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一條為今本竹書作者所認為不可搖撼(?)的根

據之一也。此證一出，有如老吏斷獄，使罪人無從躲閃；雖使今本竹書作者復生，亦必無法抵賴，而不得不自承其妄。「鐵案如山搖不動，萬牛回首邱山重」，此類證據，差足以當之矣。

先儒疑今本竹書之證據，最有力者，爲晉書束皙傳言紀年十三篇，晉書目錄載紀年十二卷，而今本紀年僅得上下二卷，與此不符。此層臨海洪頤煊氏曾言之；惟洪氏因各書所載紀年內容頗不一致，疑當時紀年或有別本，不妨疑以存疑。余意今本竹書僅得上下二卷，與晉書所載之數相差太遠，此層最爲可疑；且此非枝葉問題，非如王靜安先生今本紀年疏證中所舉之疑竇，多可以後人增竄解之也。」

自跋

此文在國聞周報共登十期，除去歲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七三期曾先在北平讀書互助會演講外，餘俱未暇演講，而但於周報發表，讀書互助會諸君儘可從本報得之。至余作此文之動機，有幾分是要替代數年前僅發表一小部分而今時無意繼續的「逕舊曆文」，及從未刊布亦未完成（將來想亦不會完成）的「中國歷代日食考」，借此機會將其中的一部分內容發表出去，以免在此等時局之下，材料算草或會散失，或無窮先生忽然逝瀕，遺稿亦無人能整理也。此文作於國難期中民族自信力稍受動搖之際，故文中如「堯命天官分宅四方解」等篇，原欲喚起國人對於本民族以往悠久光榮歷史的觀念，以增加其團結力與抵抗力；原是有所爲而發，未可以純粹考證之作視之。至此文之成就，大抵破壞方面較多，建設方面較少，辨僞辨誤方面較多，證實方面較少。作者以爲考證我國古史，最好就各人性情之所近，機會之所許，分工作去；如某人從舊籍入手，某人從掘地所得古器古物入手，某人從研究金文甲骨文入手，某人從研究古地理入手，某人從研究各地居民方言禮俗入手，某人從研究古代關於天算的記載入手之類。作者即是專從天文曆算方面圖得若干材料證據以供國人研討者；至片面的證據，一人一時的所見，未足以爲定論，不俟言也。此文隨草隨登，往往不及覆看，錯誤之處，自所不免，即自己所已發見者，亦有多處。例如四十九期中余笑僞晚出尚書將「孔壁」「眞」古文尚書胤征篇「厥匪玄黃，昭我周王」二語竄入僞周書武成篇內，謂其望文生義，硬將胤征篇之「周王」將「周天子」解。當時余不憶孟子滕文公下篇有「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取其殘而已矣」一段，爲僞武成此段之所本。趙岐注此段云：「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云云，雖此段孟子未言出自何書，趙岐之所謂尚書

逸篇，趙氏注孟子時已不及見；（余逼查趙注孟子所引書文，斷定凡趙注所謂逸書者，當時均已無存；故凡孟子所未舉篇名之逸書，趙氏皆不能舉出篇名，獨於「書曰：享多儀，……」之下則注云：「尙書洛誥篇曰：享多儀，」因洛誥尙存，故趙氏能舉其篇名，其但言「書曰」之逸書七條，趙氏皆不能舉篇名，以當時篇已不存，無可稽考故也。此亦西漢古文尙書亾於晉永嘉之前之又一傍證。又孟子「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取其殘而已矣」四句，似是孟子解釋所引書文語，不是書文，趙歧誤耳，合並附誌於此）然觀於此段上文說湯事，下文引古泰誓，則此段之所謂「周王，」或是指周武王言；余前譏僞武成作者將「紹我周王」句竄入武成篇之不通，未免錯笑古人了。至十卷第十期本文曾言將論「周禮淮南子等數樁有趣公案，」原欲討論古時以土圭日影定四時度里差事；近以日鮮暇晷，急欲結束此文，卒將此段删去。在我雖非預存多發空頭支票之意，在人或來「口惠而實不至」之譏；茲補向讀者告罪。若天假之緣，舊支票補行兌現，會有期也。陳振先謹跋　二十二，三，二十八，北平

（完）

「中庸之道」

程雲萍

本來，要找一條不左不右的「中庸之道」，是一樁很困難的事。可是，聰明乖巧的中國人，却慣會找着這條路。譬如當一樁什麼事發生了的時候，你去探問人家的意見，那答語準是既不這樣也不那樣，四顧茫茫，不着邊際，他恰是站在「這樣」與「那樣」的中間。又如你若問：中國應否對日本宣戰？應否以武力收復失地？那答語又準是：當然……然而……談鋒一轉，順口一溜，結語便自然而然的是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應宣戰呢？不應宣戰呢？那才只有「天曉得」。然而假如眞的一旦宣戰，而且結局勝利，自然他是主戰的功臣；假如結局不幸而失敗，他也不失爲先覺，因爲他早就說過，然而…原應該縝密審愼到今朝不幸而言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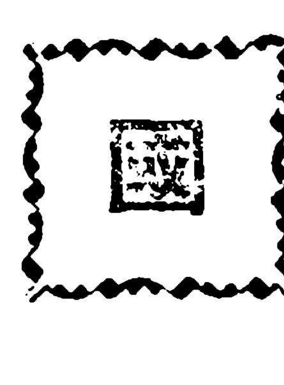
我的天，這是如何安穩的一條道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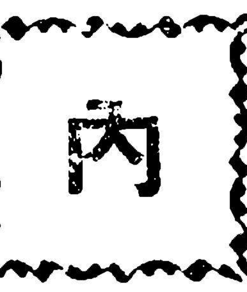
實在，在這年頭，表示自己的主張，也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譬如政見，你右一點，雖然討得一部分人稱爲穩健，但也難免不被罵爲落伍，腐化！反之，左一點，雖然討得一部分人稱爲進步，却也難免不被指爲反動，惡化！只有站在「中庸之道上」不左不右，對新派搖頭，對舊派嘆氣，「穩健」與「進步」，兼而有之自然可以左右逢源，無往而不適。

所謂「中庸之道」，換言之，便是「騎牆派」。但天下大概沒有那麼一個長脚的人，可以騎在牆上，兩脚都能脚踏實地吧？騎在牆頭的朋友，如果偶不小心，一交翻將下來，誰能擔保不會跌個手斷脚折，狗血淋頭呢？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評述

自廿二年三月卅一日起至廿二年四月六日止





內外夾攻中之大局

日本侵略華北，實行其節節蠶食之計畫。喜峯，冷口各地，我軍努力抗力抗戰，大挫敵鋒，敵乃改變計劃，長城各口，暫取守勢，一方利用蒙匪漢奸，擾亂察東，企圖併吞內蒙，切斷我與蘇俄之交通，一方海陸空軍聯合進攻灤東，擾亂我防守長城各軍之後方。其計誠毒矣。適值此時，湖北殘匪，蠢蠢思動，江西共軍，威脅南昌，大局情勢，至堪憂慮也。

日軍勢力調查

日軍在熱河之兵力及最近佈置情形如次：（一）板本第六師團以凌源為根據，其所屬松田第十一旅團之第十三及四十七聯隊，現由熱北赤峯方面向南移動。其高田二十六旅團部，在熱西一帶與茂木騎兵旅協同作戰。該旅團所轄為二十三及四十五兩聯隊，及騎砲兵各一聯隊，工輜各一營。（二）西義一第八師團以承德為根據，其所屬鈴木第四旅團之第五及第三十一聯隊，任喜峯口至羅文峪之線。其他川原十六旅團之第十七及三十二聯隊，任古北口東西之線。（三）中村第十師團之第三十三旅團，分佈於冷口界嶺口之線。其在界嶺口戰者為中村旅團之松崎支隊。（四）平賀第十四師團之第二十八旅團，現在喜峯口以東一帶。（五）服部第十四混成旅團，在喜峯口戰敗後退，正在整頓中。其一小部尚留喜峯口附近。（六）茂木騎兵第四旅團，現在熱西一帶活動，與高田旅團及劉桂堂匪軍向察哈爾邊境擾亂。（七）浦穆第十六師團新由日本內地增派，於三月十七日



（上海新聞報）

到溝幫子，即轉錦州赴長城線上，參加作戰。

敵軍因犯我喜峰，冷口，終未得逞，近遂轉向灤東一帶，企圖擾我後防。三十一日上午四時許九門口方面之敵，日偽軍約兩千人，

敵犯石門灤東

分兩路向我石門寨前進，經我軍姚師全團據西南西北兩高地擊退。該日十一時，敵人繼續向我何軍沙河寨陣地姚師部隊攻擊。同時敵砲射擊最烈，並以飛機三架，在我陣地上空擲彈無數。午後石門寨陣地左翼，邱子峪以北，老爺廟楊莊郡水崖之線，亦發現日偽雜軍之敵人約一團兵力，當與我軍及義軍鄭桂林部接觸，有激烈戰鬥。至黃昏時，正面敵人陸續增加優勢兵力，三面包圍我沙河寨前進。我守兵第四連，幾全數傷損，隨撤回石門寨本陣地，待機反攻。至夜十二時，反攻至大嶺嶺，敵人頑強抗戰，復來日機十餘架，環繞轟炸，不得已我軍復撤回石門寨本陣地。敵在石門寨方面，形成一西南東北之線，積極在高地構築陣地。當面之敵，三日向前進，與我軍激戰，據四日軍訊，石門寨我軍後退，變更戰線，固守海陽鎮平頂山亮甲山一帶，二日柳江激戰甚烈，何柱國二日晚九時由灤乘專車赴前線督師，徹夜砲戰。三日午，敵機在我前線司令部上空，擲下一文件，要求我軍從速撤退灤東地區，或易幟來歸，否則砲火相見。日軍蠻橫，實令人髮指。四日晨三時敵主力部隊約三千餘人向我第一線猛烈攻擊。五時敵迂廻至我右翼，佔領海陽鎮侯莊兩地。九時何柱國命令全線反攻，以兩營抄敵兩翼。包圍海陽進攻，官兵振奮，衝鋒肉搏十餘次，敵受創，向東北炸市部落方向敗退。我軍將海陽鎮與侯莊克復，掃蕩湯河岸之殘敵。五日晨至午，灤東各縣敵機滿天飛。午後遷安縣城被敵機八架，編隊轟炸，歷一小時，擲彈四十餘枚，損害慘烈。縣府中數彈，縣長無恙。撫甯縣城被敵機兩架投彈十餘枚，公安隊長中彈斃命。大寺站來五架，盧龍昌黎各到一架，偵察數巡。

秦島形勢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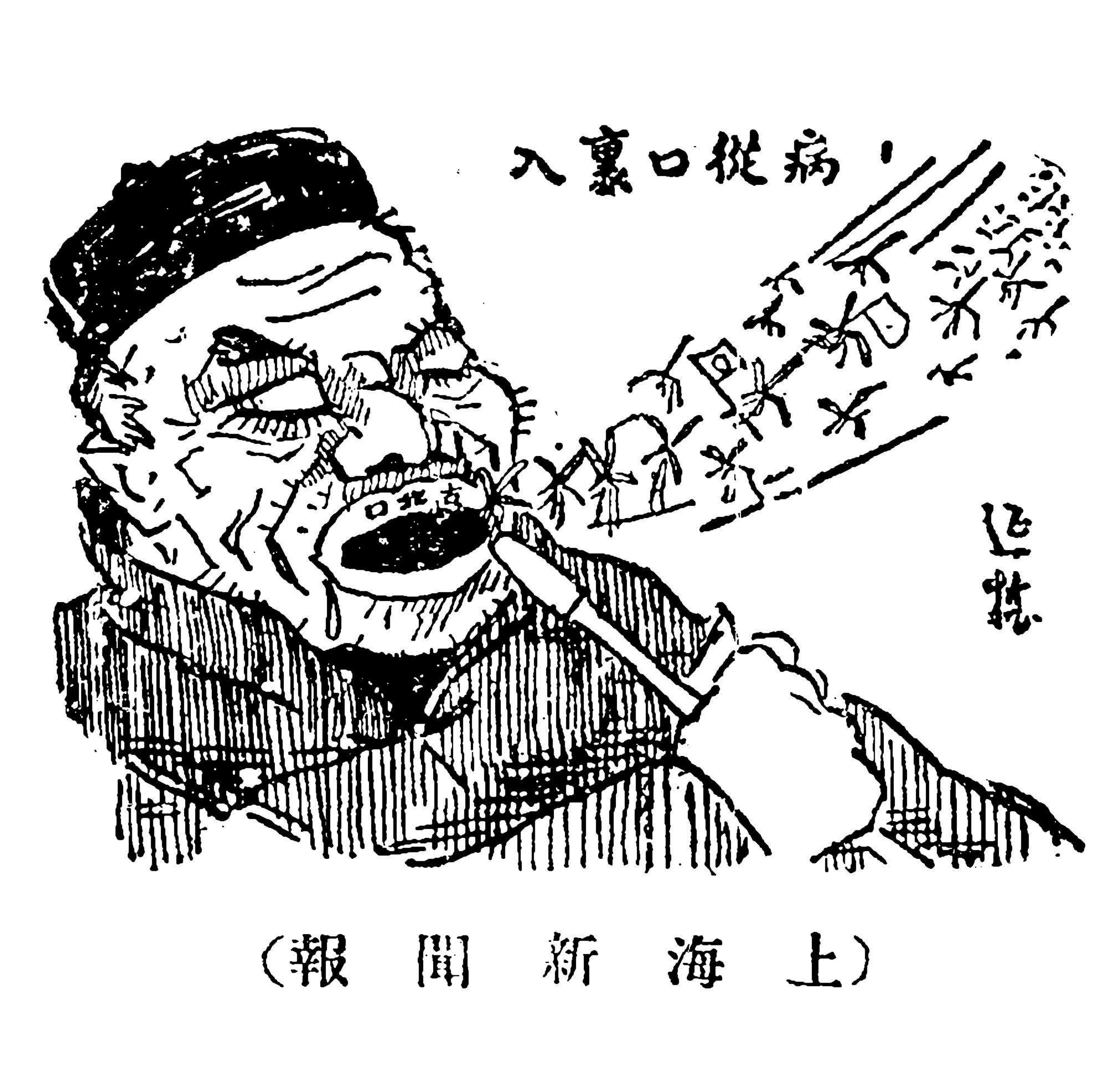
秦皇島為渤海要港，久為日軍覬覦，三月三十一日開來魚雷艇一艘，石河右岸之卸糧口，到敵艦兩艘，以威脅我石河陣線。連日海陽酣戰，市民多逃該地避難。四日英軍艦兩艘，開抵秦皇島海面。北甯路客車次數減少，僅慢車往返秦埠，快車通昌黎，我派鐵甲車一列護路由北戴河進出秦站。距秦皇島二十里之柳江礦區，三日夜發生戰事，該處礦工逃秦皇島，暫在開灤局收留。英艦陸戰隊，應開灤礦局之請，三日登陸，在鐵道南維持秩序。秦島市民因聞槍砲聲，多向西遷避。何柱國嚴令前方，保持秦島以東附近陣地，勿令敵軍進展。秦皇島現泊日巡洋艦一艘，航空母艦一，驅逐艦二，魚雷艦三，二日夜敵艦以探照燈向我海岸探照，終夜未停，泊秦島之敵艦，砲衣已卸去。四日英使館已派軍事觀察員赴秦皇島，調查日軍進攻石門寨情形。如戰事擴大，影響及秦皇島，則或有引起國際糾紛之可能。因列強在該地有重要利權也。五日秦島無事，因英艦陸戰隊之阻止，日軍迄未敢登陸。

各口現無激戰

長城各口近日來因日軍大舉犯灤東，故戰局稍寂，但刻刻備戰。四日冷口軍訊四日晨二時許，山神廟附近有小部敵人，向我陣地試射，被我擊退。敵由寬城方面向我前進之部隊，已達我陣地左前方之某地。敵在冷口東北約五十里之西雙山構築工事設置鐵絲網，埋雷等企圖再犯

○四日晚十時許，山神廟敵人，擬向我攻擊，先以小部隊驅牛數十頭，向我陣地奔竄，希圖破壞我地雷，被我擊退。五日早敵機兩架來冷口一帶偵察，並在前線投彈轟炸，損傷甚微。

古北口方面，我軍派出之搜索隊，於三十一日晨向十八盤偵察，與敵百餘人遭遇，激戰二小時，敵向古北口潰退。古北口街市以北之敵砲兵，向我南天門一帶射擊二百餘發，我軍亦以砲兵向敵還擊。



（上海新聞報）

喜峯口方面佔領半壁山被我軍擊退之敵，現在壽王坟一帶構築陣地。敵之飛機場在雙山子，大飛機場在乾溝鎮，現擬在雙山建築一大飛機場，因人民逃避，正在招募，以便興工，敵之輕重坦克車，現均停止在五指山云。

江西共黨猖獗

當熱河棄守之際，正贛匪披猖之時。據三月二十五日大公報南昌通訊云：『陰曆正月後，彭匪乃結合朱毛等全數來犯，復陷金谿，以犯南城。至本月(三月)中旬，匪始向黎川而入閩境，中間始退出金谿一次。近六七日前，非復攻金谿而窺南城，蓋金谿之被陷，先後共五次，傳聞陣部於數日前，曾苦戰於南城，近日匪乃全退閩境。其別一部則入鉛山，與方邵聯合，以出建寧，此實爲近兩三月間之匪情也。……此次朱毛等東犯，實因知日軍之有事於北，以爲中央必不能以全力來剿。而又一原因，則匪中生活品缺乏，許灣撫州爲糧產最多之地。初時匪以游擊隊及農民軍圍攻撫州，而以正式之紅軍攻許灣，是意在牽制我軍，以便搬運糧食可知矣。……匪之最後復入金谿，傳聞爲鄉人感於駐軍某師之騷擾不堪，乃憤而請紅軍至者。現第四師移駐上饒玉山之間，而設司令部於衢州。劉珍年之全部則分駐河口·弋陽·貴溪三處。聞方邵等因與朱毛已成聯絡，前將所部紅軍移至光澤，現亦至廣昌之間，如劉徐兩師稍爲協力，贛東上游當不難平定也。近數日來，剿匪軍實未大進攻。近蔣氏北上後，匪赤乘機活躍，兩旬之間，形勢披猖。蓋自中央軍抽調北上時，贛南朱毛一三五軍其主力原駐金竹。二月二十六·二十七等日，我五十二·五十九兩師，由樂安前進清剿，以軍行過於迅速，突至中伏，血戰數晝夜，幸第十一師由宜黃赶到，將匪擊潰，匪受重創。而五十二·五十九兩師亦頗受損失。計五十九師長陳時驥被擄慘死，五十二師長李明受傷自戕，旅長楊吉良受傷，方靖受重傷，傅仲芳生死不明，團長曾子純·孫嘉傳·李晏芳均陣亡，傷

亡團附五員，營長十二員。三月二十一日，匪一三五軍團復由黃陂東陂進犯，與我第九第十一第五十九各師激戰，匪死亡達萬人。我十一師傷亡亦重，計師旅長均受傷，團長受傷三人，陣亡二人。二十七日匪軍一三五軍團主力，復進犯樂安，圍攻數晝夜，終以我城防鞏固，未能得逞。而黎川方面之匪，連日亦北犯資溪。有進犯撫州之勢。南昌撫州情形，均甚吃緊。三日晨赤匪因攻樂安永豐不下，轉竄新淦縣城，現國軍均向樟樹開進。國軍連日在樂安南部，與匪肉搏數次。粵桂入贛各師，預定歸右路總指揮余漢謀節制，擬編成兩縱隊，內定李振球王贊斌為指揮，將由贛東南推進。因此駐贛軍事長官賀國光連日急電蔣氏火速蒞贛，率軍督剿。

蔣又赴贛督剿

在京處理政務之蔣氏接報後。四日晨，飭海部令楚有，楚泰兩艦，升火待用。旋在軍校私邸，召見朱培德，唐生智等，指示軍務。午蔣登楚有艦西駛，隨從衛士等，乘楚泰艦護送。沿途未停，五日抵潯，召在漢之朱紹良赴贛，詢問一切匪情。並令各部隊各行政專員，加緊佈置駐在地及行政區域之公私隄防。中央以赤匪將次肅清，特電促陳濟棠蔡廷楷加派軍隊會剿，俾早收殲滅之功。贛省主席熊式輝四日接見商會常委，談剿匪軍情。謂外間謠言不可輕信，省垣防務鞏固，可轉告各業，安心營業。省府從德顧問之建議，南昌城進賢順化永和三門外，開闢護城河，今已動工，將來城防益固。

四月二日大公報漢口通信云「鄂省剿匪軍事，本應早告結束，然事實之所表現者，不惟結束無期，殘匪且有漸臻擴大之形勢。如鄂東殘匪為二十五，二十八，各軍，在豫南匿跡若干日，駐軍未能積極清剿，匪軍得以聚零為整，大舉南犯。兼旬以來，鄂東形勢吃緊，如七里坪，古風嶺，打鼓嶺，等處，經赤匪不斷攻擊，雖國軍沉況着應戰，未被攻破。其已為國軍所吸收之民衆，信念漸次動搖，組織無形瓦解，此尤為精神上重大之損失也。賀龍股於去冬逃出鄂境時，人槍僅有二三千，幾等於釜底之游魂。曾幾何時，該匪捲土重來，嘯聚盈萬，匪軍業已改編為三師。匪之主力，在鄖陽關以東金菓坪一帶，所部竄擾宣恩桑植各屬，他如五峯，長陽，巴東，建始，各鄉，廣袤七八百里，皆為赤騎縱橫之地。」可知匪赤攻竄之猖獗，官軍圍剿之無效也。

剿匪司令陳濟棠代表楊德昭，三十一日晨到滬，携陳函向蔣辭剿匪司令。據談粵剿匪軍最初出發十分之三，今增至十分之八，因無輜重隊組織，故其餘未能速發。陳濟棠以粵事繁重，難以赴贛，故辭剿匪司令。粵財政困難，須進行三年實業計劃。去年華僑匯歸之欵，僅及前歲之半，土產外銷，僅十分之四，故地方經濟倍窘，惟知中央亦窘，故決不向中央索欵索餉。

馮二次致蔣書

前者蔣曾派馬伯援赴張垣促馮玉祥赴保，馮當即覆蔣一函，提出五項意見。此次蔣氏離平時，又派黃紹雄，熊斌二氏謁馮，敦促赴京，兩氏二十八日前往，三十日返平，黃氏於四日乘平浦車入京。聞馮對抗日大計，曾親函蔣氏，提出具體辦法，促蔣實現。該函係交黃氏賚呈，茲覓得原文如下：

介石仁弟勛鑒：前希文同志由保定歸來，得奉復示。今季寬哲民蒞止，讀手教，為國勤勞，可佩可佩。祥愚，以為對日寇之拼命抵抗，用全力早日收復失地，乃今日之唯一重要之事。即為弟台個人計，為國家計，為民族

計，亦未有第二條路可走。然抵抗之法，不可敵一攻我一抗，敵不攻我即坐等敵攻也，現在抵抗之法，愚見如左：

(一)迅速設法抽調軍隊之百分之八十，開往前方，分區集中。

(二)撥軍費百分之八十作爲抗日之費用。

(三)弟台自爲統率，以期事權統一。如弟台不能前往，即請李任潮先生統率之，此人有血性，有良心，爲眞誠愛國之賢豪也。且任弟台之參謀長多年者。

(四)蔡廷楷·蔣光鼐·戴戟三同志勇猛善戰，富於犧牲。蔡可率五萬人，蔣可率五萬人，戴可率三萬人，歸陳銘樞同志指揮之，或歸弟台指揮之，或歸任潮指揮之均可。因其有抗日之經驗也。

(五)宋哲元能拚命，孫殿英不怕死，可各帶五萬人，其部下不足者撥給之。

(六)張發奎同志赤心爲國，曾努力革命，久爲弟台所深知，爲民族存在計，請弟台眞正不念已往，即撥給四萬兵，歸其指揮，定能於收復失地有極大之作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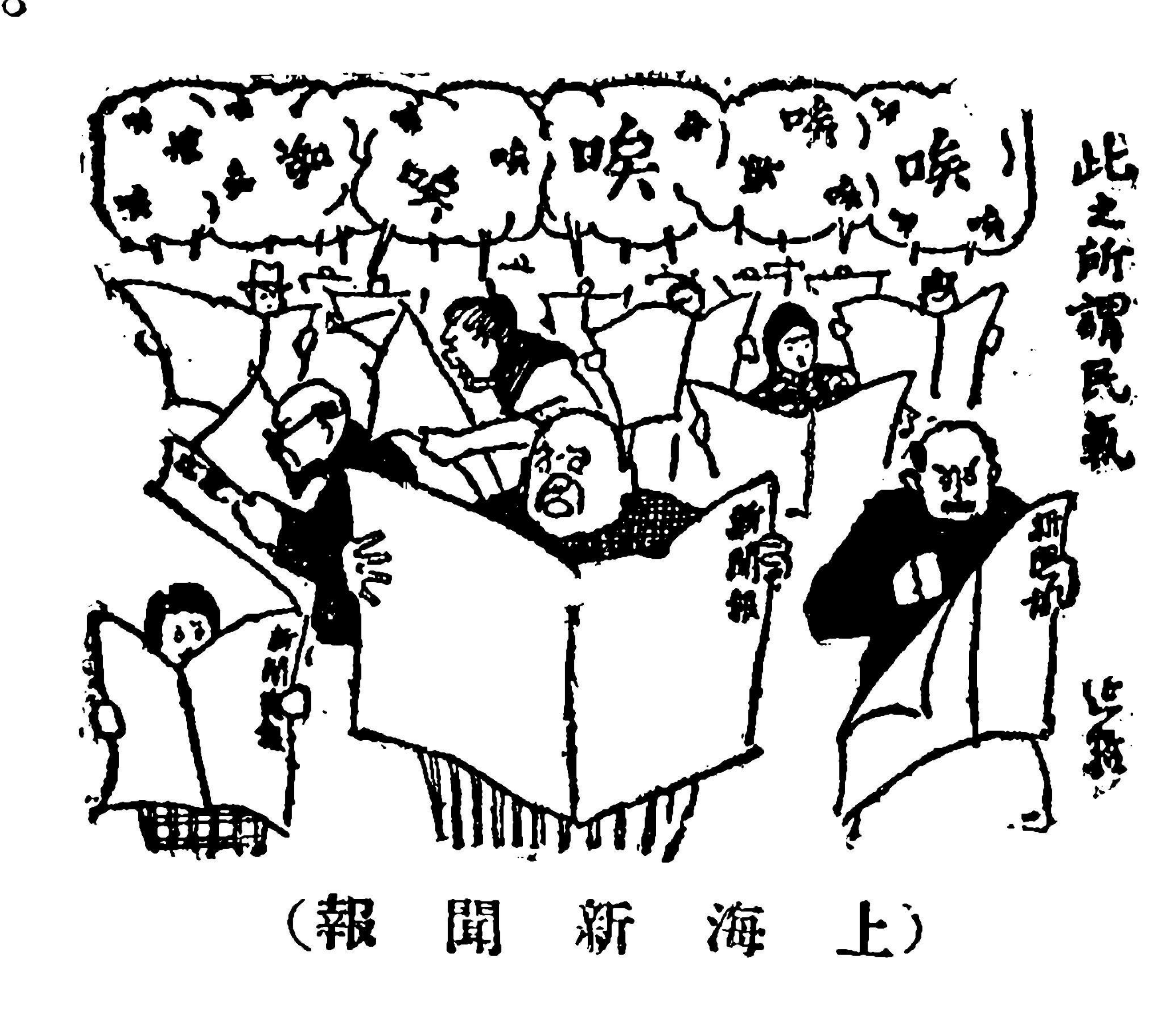
(七)胡毓坤爲東北豪傑，誠正人君子一流，如能撥五萬兵歸其指揮，定能效命桑梓也。

(八)蔣百里·黃膺白二先生，不但軍學深透，且有謀國遠見。如請其參與抗日之計算，定有極大之謀獻也。

(九)馬湘伯·朱子橋·薩鎭冰·王鐵珊·黃任之，張仲仁諸先生，皆富于愛國愛民之心，而行爲端正，信實不欺之偉大人物。若設法請到一起，請其指示救國救民之方，必有光明正大解除人民痛苦之宣法也。

(十)大放政治犯，即日實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以期怨氣可伸，不平等之氣可鳴。

(十一)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居覺先·孫哲生·李協和諸同志，各有一種硬骨，各有一種俠風，不但學識高遠，而愛國救民之心更富。請每日抽二個鐘頭與之長談詳議，定於國事，有極大補助。惟不可廢時間，少說官話也。



（上海新聞報）

(十二)國事壞到如此地步，當然許多朋友都不能辭其咎。然弟台與祥，又不能不担任幾分也。今日之不諱惡，更能認罪，對全國同胞承認過失，不爲不光明之丈夫，尤希望弟台倡之。上述十二條，爲祥對於弟台剖心瀝膽之言，因弟台之誠懇下問，雖有所知，亦不敢不貢芻蕘也。實踐實作

實行實施，為一切成功之本，以往之宣言不為少，條規亦不為不多，然無一事不是缺乏實行耳。尤望弟台三致意焉。辭悚於亡國，掬誠上言，餘請黃熊二同志面達，南天在望，不盡依依，此請為國珍重，如小兄馮玉祥拜啓。

二二·三·三十

西南政委會四日開政務會。對七月一日臨時全代會步驟，(一)電中央請撤回召集臨時代表大會決議案，停止召集，以免野心者利用。(二)如中央不顧一切，如期召集，在粵中委，則聯合西南各省，一致不派代表出席，以示消極抵制。(三)如中央果於是日召開，西南亦決按照全代會成例，在粵另行召集西南各省代表，在粵開會，以監督甯會。西南與中央，仍不能精誠團結。

汪談地方自治

三月三日國府舉行紀念週，蒞會者六百餘人，林森主席由汪精衛報告一週間政治工作，首先報告常務會議決之七月一日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之件。其次對地方自治問題，有所發表，氏稱：『……兄弟今日所要說的，乃是遵照建國大綱，完成地方自治的問題。本黨自從宣佈訓政以來，以至今日，地方自治還不能依照建國大綱，尅期完成，這是每一個黨員不能不自責的，尤其是擔負政治工作的黨員，更不能不自責。可是地方自治，不能尅期完成，除了黨員本身缺乏能力之外，還有種種環境的障礙。我們不能不明白指出：第一種障碍，是敵國外患，其最著者，九一八以來，日本的侵略，不但被侵略的地方，如東三省熱河地方自治無從做起，即其他地方，因侵略的影響，使政治經濟受非常之壓迫，地方自治的進行，亦因而停頓。第二是共匪，如鄂贛等省，殺人放火，遍地皆是，其他各省，亦因而受其影響，其為地方自治之障碍與敵國外患無異，甚且過之。第三是各省的軍人割據，現在中國實還沒有完全統一。軍政財政都握在各處割據軍人的手中，因而民政也握在割據軍人的手中。地方自治在這種制削之下，如何能够萌芽發達。以上三種障碍，實為地方自治不能依照建國大綱尅期完成的最大原因。我們如果要完成地方自治，必須要除去這三種障碍。但是天下事往往有互為因果的，這三種障碍固然是地方自治不能完成的原因，而欲驅除這三種障碍，最要方法仍然是要完成地方自治。先就敵國外患來說，目前國難固然嚴重，但是我們必須牢牢記着兩句話，世界上有可敗的軍隊，無可亡的國民。為什麼呢，試就歐戰後的德國來說，德國在簽定停戰條約的時候，一切重要武器，如大砲機關槍等等，都交付與協商國，戰鬥力可謂完全消失，在簽定和約的時候，又受了軍備的制限，武力方面已無可言了。然而德國至今未亡，且漸漸復成為世界上的強國之一，這完全是由於德國人民政治組織及政治能力完備的原故。大凡物質上的勢力，可以武力來摧殘，而精神上的勢力，則決非武力所能摧殘，一國人民如有了政治組織及政治能力，則其人民必無致亡之理由。政治組織及政治能力，以何為基礎呢？是以地方自治為基礎。今以應付國難的根本方法，是長期抵抗，所謂長期抵抗，是必須處處抵抗，人人抵抗，才能做到，而欲做到處處抵抗，人人抵抗，除了完成地方自治，養成人民政治組織及政治能力，實無第二方法。再就剿共來說：軍事剿共，只有治標，政治剿共，才是治本。共匪所以能蹂躪地方，荼毒人民，全由地方人民沒有完固的組織，如果有了完固的組織，則階級混鬪的煽動，無從發生效力，而所謂定固的組織，除了地方自治，是沒有第二法門。再就各

省割據的情況來說，跋扈軍人之所以能割據地方，全由地方人民沒有團結，因爲沒有團結，所以也沒有反抗。如果我們能將有職業的民衆，團結起來，則以大多數有組織的民衆，對抗少數跋扈的軍人，沒有不能制勝的。恰如在人烟稠密之地，不能橫行一樣，而欲做成有組織的民衆，除以地方自治爲基礎，也沒有其他的方法，以上種種，都是證明地方自治，並不是一種空想，而是一種實際的需要。內政部關於地方自治的籌備，已擬定了許多方案，軍事委員會將委員長，擔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的時候，實地實驗的結果，知道剿匪的根本計劃，在完成地方自治，而舉辦地方自治，尤在先養成人民的自衛能力。根據這種實驗，制定了許多條例，都是切實可行。如今我們要將種種的學理與實驗，總括起來以實行地方自治，而首先尤在人民自衛，這是最近期間的最大努力。所以無論國民大會提前與否，這種進行不因而變易，各位同志，在此國難嚴重時期，人人知道救亡圖存，是要外交軍事財政有了辦法，這固然是不錯的。然而須知外交的力量，取決於軍事的力量，如果沒有軍事的力量，則外交方面，一味軟弱固然可以亡國，一味强硬一樣也可亡國。又須知道軍事的力量，取決於財政的力量，我們從前對於割據軍人，擁兵自私，殘民自肥，固然深惡痛絕，如今對於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軍人，亦不能責其赤手空拳，以委之於敵。所以外交軍事財政，是整個的，不可分的，然而又須知財政的力量，取決於政治的力量。如果人民能力缺乏，則財政問題如水之無源，樹之無根，必然不能持久，因此地方自治與人民自衛是應付目前國難的根本要圖，同時也是建國的百年大計。我們雖然因爲從前努力的不充分，與目下環境的壓迫太甚，但是總要繼續努力，以期總理理想之實現，建國大綱程序的完成。」

孫科一日在滬談，中日現絕無外交可言。處此局勢，不僅需求全國軍事總動員，抑且需要全國人民襄助政府，一致赴難，中央對於抗日軍事，現所採取之必要步驟，乃屬堅守現陣地，然後再相機反攻，期復失地。至收復失地計劃，當爲(一)集中全國人民之意志與步驟，一致參加政治組織。(二)切實整頓現下政治局面。(三)積極完成地方自治。如果上述之三點辦到，則全國總動員，當非難事，故本人經夙夜思維之結果，惟有提前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始可開放政權，而團結全國民意。如果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於本年底召集國民大會者，則憲法草案此際應積極進行，庶於大會前得以完成。至於國民參政會之組織，期於憲法未頒佈前，作一充分警備之過度機關。今中央既有提前召開國民大會與頒佈憲法決心，則過渡與諮詢性質之國民參政會，當然無進行必要云。





四强協定在談判中

四强協定內容

三月中英換麥克唐納因見裁軍會議，漸趨僵局，遂携裁軍新案，歷訪法義首揆，企圖緩和僵局，保持列强相安。氏抵羅馬時，由

索里尼提出四强協定意見書，與英之裁軍新案，無大參差。三日巴黎各報所謂麥克唐納與墨索里尼在羅馬討論之協定，內包含六欵。第一欵：德•法•英•義四國担保推行有效之合作政策，以維和平。第二欵：該四國議將修改和平條約之原則，加以確實，一切應依據國聯之節嚀實行。第三欵：英法義三國宣稱，萬一裁軍會議僅獲行一部分結果，則德國享有平等權利一節，將有有效之意義。一方面德國須担保與他國取得同意，按照階段，謀平等之實現。對於奧•匈•保加里亞三國亦成立同樣協定。第四欵：對於全歐及歐洲以外政治以及非政治諸問題，連同殖民地問題在內，儘量採取共同步調。第五欵：載明該協定之有效期間為十年。第六欵：該協定須交國聯備案。依此協定列强固可齊一步驟，互助相安，然歐洲各小國則頗感



英義首揆之會商（上海字林西報）

壓迫，是以小協約國均表示反對。羅馬尼亞外長狄杜勒斯柯氏三十日抵巴黎當晚與總理戴拉德及外長彭考會見，討論墨索里尼氏改革歐局之計畫，氏意在反對四强對小國精神上之壓迫，並欲探知法政府態度。又近日波蘭外長貝克曾向英國駐波大使聲稱，英義兩國談話情形，波政府並未接獲正式通知。故對於四强條約草案，似可不加評論。但波政府以為此項草案與國聯盟約字面及精神，皆相反悖。故特預先聲：凡以義大利提議為根據而組織之列强團體，其所採任何決議，不能約束波蘭。

法國接受原則

法國因小協約國之反對，故初表不願接受，又以德英義之熱烈擁護，亦不便獨自作梗。遂於三日法政府正式發表對於由英義最近在羅馬會晤所產生之四强協定意旨，已擬定一節略草案。該節略對於安全保障一節，較英義計畫加以較大之重視。該節略對於羅馬計畫，表示同意，甚至主張該四强必須謀求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並担保在該協定有效期限中，不得增加軍備。但法國對於預擬之修改條約，持有重要異議。該節略載明四强協定之各簽署國，須考慮是否將盟約所列條欵，整個見諸實行？是以第十九欵必須與第三•第十一•第十六欵相銜接。此欵之命意，即指各簽署國對於共同保障事項，與條約修改問題，至少須予以同樣重視。法方對案及保留案均包括於致倫敦及羅馬之備忘錄中。該備忘錄內容稱：法國願與英•義•德各國合作，鞏固歐洲和平。本羅加諾及非戰公約精神，以維持普遍和平。如有何問題涉及歐洲以外之國時，尤須進一步審查，即可邀請美國參加，但必須於國聯範圍以內進行。此項協定，無論如何，不得與國聯各項步驟相牴觸。關於修改和平條約某條欵之某種建議，國聯盟約第

十九條已載有修改條約談判之方法，須經由國聯。如列强施用武力，第十六條已載明制裁辦法。如此各關係國似完全得有保障，且四强條約在約國須担認在該約有效期內，不得增加軍備云。三十日出席裁軍會議之德總代表那多奈氏向新聞記者談話，稱德國接受英國提案，作爲進一步討論根據。惟對於該提案中未充分承認德國之平等要求，不得不加以聲明。德國堅持他國裁軍應裁至與德國相等之程度，禁止德國使用之一切，亦須禁止他國使用，他國許使用者，德國亦得使用之。氏稱，英國提案中最大之優點，爲對各國列有具體的軍備數字，但又能加以修改，以因應情勢之需要，尤其如德國，有權應享與他國同等之安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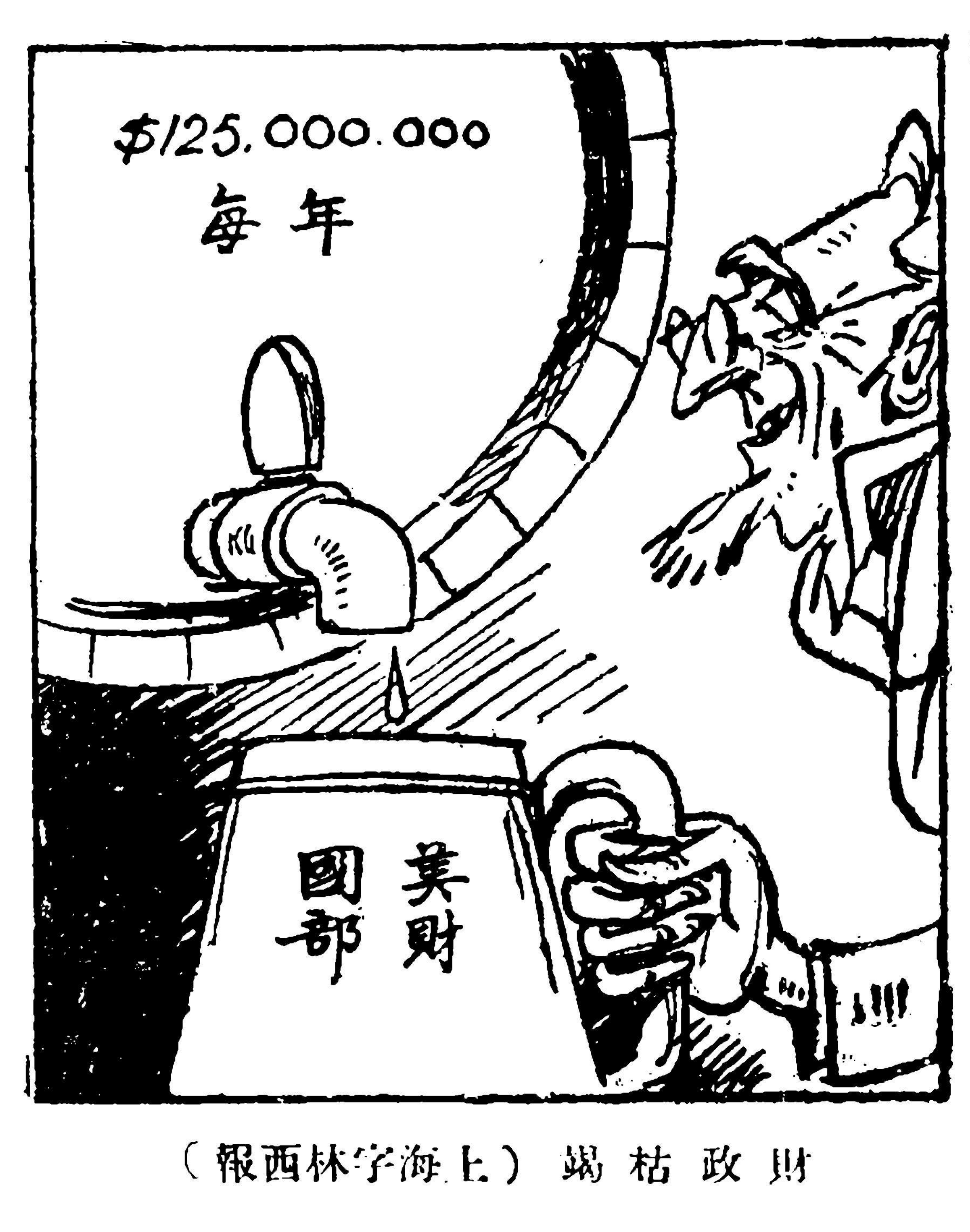
裁軍情勢仍難樂觀

自中日事件爆發後，日美衝突益趨尖銳，美方擴充海軍，充實國防，已感迫切需要。羅斯福就任後，並擬定造艦計畫，造足倫敦條約所允之數，預計三十日內即開始建築驅逐艦及潛水艇，其他兵艦，亦將於三月內動工。美下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文森氏，六日向總統提出一詳細計劃：建築驅逐艦二十艘，潛水艇四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四艘，每艘萬噸，上置六吋口徑之砲。此計劃共需二萬萬三千萬金。氏於五日開會時宣稱美海軍現狀，殊屬可慘，除非彼之建造計劃通過，並予實行，至一九三六年，除有十四戰艦外，美國海軍力將居世界第五位。至一九三六年底，美國僅有艦齡未滿之輕戰艦十艘，而英則有二十一艘，日有十八艘，法有十二艘，義亦有十二艘。至一九三六年底，美僅有艦齡未滿之驅逐艦十一艘，英則有六十五艘，日有六十七艘，法有五十八艘，義亦有四十八艘。至一九三六年底，除實行建造之計畫，美僅有艦齡未滿之潛水艇二十艘，英則有三十九艘，日有八十一艘，法有五十四艘，義亦有四十七艘。森氏深信若建造計畫通過，不僅增加海軍實力，且可供數千萬人失業者之工作。氏謂「實行此計畫，第一年即需四千六百萬金，使其成爲事實，則與列强討論裁軍問題，始有談判資料。彼時吾人可示彼輩以戰艦及槍砲，不必以圖案相示。」至於美國空軍，軍航處長富洛易斯，一日向下院委員會宣稱，美國之軍力，只足國防應需之力一半。國會一九二六年採用之五年計畫，尚未完全實現，仍有二八五架飛機，尚未製造。全計畫規定共造一千八百架。將來海軍須與陸地飛機根據地接近，故國防制度，須加以修改云。

五日英國海軍部長愛若斯·孟稜爵士在下院中告質問者，謂英政府冀新加坡修港合同，可於九月間完成，并冀於四年內新加坡築港工程，可完全完成。

此種劍拔弩張之勢，使裁軍運動愈難樂觀。茲節錄大公報七日社評，亦可見世界情勢之緊張。「查上月三十日美國空軍之米琪爾少將曾對下院陸軍委員會建議，充實空軍，主張設立國防部，將陸海空軍統制於一人之下，以備將來不可避免之太平洋戰爭。氏謂：『美國之主要國防問題，集中於太平洋岸，固無待言，而此方實有一世界霸者之頑强而有力的一國，控制其間。予（米琪爾自稱）曾與彼等在西比利亞，滿洲，日本共事，彼等宛然抱有成吉斯汗一類遠征廣拓之雄心，不問吾人是否心願，遲早終不能不與彼等衝突，在此情勢之下，美國不謀空軍之充實，實爲大誤』云云，此言眞可代表美國人之對日恐怖。此次羅斯福就任總統之始，即有增造

軍艦到達一九二九年倫敦海軍條約許可限度爲止之規畫，實爲式符民意之措置。去聞原擬製艦計畫之中，擬造新式精銳之飛機九百架，中有極秘密而有力之爆炸機，更造能載一百五十機之航空母艦二艘，及一萬五千噸之航空母艦一艘，能載飛機六架之最新式巡洋艦八艘，此皆受日本刺激，被迫而爲之也。英國方面一九三三——三四年海軍預算案爲五千三百五十七萬鎊，亦較上年爲增加，其預定之造艦規模：計巡洋艦四，嚮導驅逐艦一，驅逐艦八，潛水艇三，小巡洋艦五，此外即澳洲亦正積極進行國防充實計畫，聞將以七百萬鎊之經費，求立最小限度之國防，欲於七年內，設備完成，尤要在重整澳洲沿岸各地之砲臺，此更無疑的係爲對日而發。至於俄國防日軍備，久取積極佈置，近來日本利用僞國名義，爲中東路問題，對俄爲種種壓迫，其出面交涉者，悉爲日本籍之僞官，試問蘇聯當局者之憤恨爲何如？且日本赶築北滿東滿之鐵路，恢復旅順海軍要塞部，設立滿洲海軍部，無往而非對俄，試問蘇聯又作何感想？由此觀之，日本直是惟恐世界大戰不起，故特積極挑動，速其爆發，同時則利用自製之緊張狀態，格外加緊侵略中國，以便擴張軍備，增厚軍閥輩在國內之政治的統制力，如特科部隊之新編，化學戰術之設校，下級士官之增員，在在以應付世界局勢爲理由，而其積極加重中國之緊張狀態，要不外資爲壓迫國內輿論之口實，觀其既得四省，又圖冀察，已到長城，復趨灤東，欲望無窮，盲進靡止，不辭引起外交糾紛，故使事態擴大，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間執其國人之口，以便盛張武備，發揮其美國米琪爾少將所謂『成吉斯汗之雄心』，此誠世界和平之公敵，抑又日本民衆之罪人也」。



財政枯竭（上海字林西報）

國際經濟會議

本年五月將在瑞士舉行之國際經濟會議，擬於數日內，在瑞士之巴哲爾開各國中央銀行總裁會議。日本已派日本銀行倫敦支店烏非監事代表日銀總裁土方前往出席。特於四日開董事會，決定方針。予以訓令並內定對該會議持如左之態度：日本既已退出國聯，則其對於經濟會議之態度，自亦當以此爲前提，而加以考慮。凡今後日本或至由各國遭受經濟封鎖與拒絕予以信用等類情形，亦未可知，故不可使本國中央銀行，稍受該會議議決之拘束。例如中央銀行存款，必須存於外國中央銀行，而限制其隨時得變更爲金鎊美金或佛郎等提案，即在碍難贊同之列。關於爲節約現金，而減低金準備率或採用金匯兌本位制案，在使全世界節約現金之宗旨上，雖無異議，但此既係以恢復金本位制爲前提者。則殊爲日本現時國情所不許。是故日方現僅能對其不拘束日銀機能，而足貢獻於世界通貨與

僞用政策者，予以協助。尚未便積極的提出任何方案，以期獲在自由的立場，謀求善處之道云。世界經濟會議，英德美三國現正進行初步談判，依麥克唐納與美特派代表台維斯談話結果，規定五月底六月初在倫敦舉行云

英俄商務協定停止

三月十一日夜旅俄英僑孟克浩斯等六人在維克公司因犯毀壞電氣機關之嫌疑，經蘇俄政務巡警逮捕後，英方嚴重抗議，謂對友邦有名譽之僑民，不應採此手段，且無確切證據，更不宜妄施刑法，要求釋放，否則將影響英俄商務協定之繼續。蘇俄政府則確認逮捕無誤，必須依法懲治，決不能因英方之威脅，而取錯誤行動，並聞對孟氏等將以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六節至第十一節起訴，其罪狀為間諜破壞，賄賂與等。雙方情勢，已陷僵局，二日駐俄英使沃非奉召歸國，討論對策。四日發表英國政府禁止俄貨進口案。該議案予政府對于在蘇俄生產或製造之貨物，得以法令通告禁止進口之權。凡遇貨物一半由蘇俄製造，一半由他國加工者，査明其加工價值，至少須在總值之百分之二十五，方准進口，否則當以俄貨視同一律。該公布並不適用于由英輸出品。該議案賦與商部，對於禁運貨品之進口，特別發給許可證之權。該案鑒於依據新法令所宣布之佈告實行期間之前所訂合同尚未履行者，亦在所多有，故亦具有一種救濟辦法，該議案將由四月十八日實行，現有之英俄商約，將於四月十七日作廢。五日工黨在下院動議，否決禁止俄貨輸入案。該動議以三百四十七票對四十八票被否決。該案嗣即付二讀。工黨首領蘭斯伯雷提議，在該案中列入時限，俾保障此舉僅為對付逮捕事件，而並非為整個英俄貿易問題。商長倫希曼尤予以同情考慮焉。

僞國向俄挑釁

九一八事件以來俄國已將中東鐵路所有機車及貨車共四千五百輛，運赴國內，頗與僞國不便，僞國邊防軍遂於二十九日在滿洲里扣留開往西伯利亞之火車四列，並設收自西伯利亞東行之貨物。經東鐵副局長庫司尼卓夫與「僞國」代表談判結果。關於貨車爭執事件，頃已和平解決，其條件包括㈠蘇俄允將移往西比利亞鐵路之貨車三千八百輛歸還「滿洲國」。㈡在已往二年中所移用車輛，每輛每日出租金三金盧布。至關於中東路與西比利亞鐵路通車問題尚未解決。此外白俄約五萬人，受日方資助，近在江省沿邊大肆活動，以擾俄國邊防，蘇俄已嚴加戒備矣。



現在如何辦（紐約時報）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三月卅一日起
至二十二年四月六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敵軍分兩路進犯石門寨。

▲陳濟棠請辭剿匪司令。

▲汪談抗日意見及全代會任務。

▲芳澤謙吉抵滬。

▲贛匪窺南豐。

四月一日 星期六

▲石門寨線戰事慘烈。

▲孫科在滬談收復失地三計畫。

▲蘇俄與僞國扣車案部份解決，俄方允將貨車交還。

▲「南昌號」英航員被綁案，刻在營救中。

四月二日 星期日

▲我軍主力守海陽鎮。

▲陳友仁警告印度民衆，共肩抗日任務。

▲鄂剿匪總部令鄂省府注意經營農村副業。

四月三日 星期一

▲敵方向我恫嚇迫我退出灤東。

▲汪在國府紀念週報告政治工作，並說明完成地方自治之必要。

▲民權同盟會決組營救政治犯委員會。

▲滬糖商葉鴻英捐私產百萬興學。

▲前日內瓦日報主筆馬丁在南開大學演講。

▲李石曾，程艷秋同船由法抵滬。

▲日本青年國民同盟行結盟式。

▲赫斯登探險隊飛越世界最高峯希馬拉亞山山巔之愛菲勒斯峯。

四月四日 星期二

▲海陽鎮劇戰，秦皇島緊急。

▲蔣氏赴贛剿赤，因南昌撫州吃緊。

▲粵中委反對召集全代會。

▲荷蘭退還庚欵在京舉行換文。

▲英政府宣佈禁止俄貨進口。

四月五日 星期三

▲敵機轟炸灤東各縣，海陽鎮仍激戰。

▲中政會決議設立懲治貪污專庭。

▲改兩爲元由四月五日實行，孔祥熙兼任中央銀行總裁。

▲蔣氏抵九江即赴南昌。

▲德留蒙廣播盼日政府反省。

▲美國下令實行金解禁。

四月六日 星期四

▲我軍自海陽鎮引退。

▲蔣介石抵南昌。

▲李烈鈞談開放政權，人民應早準備。

▲立法院憲法起草會議定憲法草案於雙十節前公佈。

刊誤第十一期

采風錄 第一頁第十二行釋戢詩之子旋行役改億子老行役

論評選輯

如何結束共亂？

此敵迫中原國難嚴重之時，又值政治行將改革，憲政實施，業已不遠；吾人故再度提出從前屢經論及之重大問題，煩全國上下懇切考慮。曰：如何結束共黨之兵亂，使一切黨派皆爲合法之活動，是也。

九一八以來，支配中國政治之口號，曰抗日剿共。關於此點，京粵相同，全國無二，自一種意義論之，殆爲中國今日天經地義之國是也，雖然，此皆大問題也，僅其一端，猶慮力之不逮，況同時欲二者並行。事實上之難於收功，固不待今日證明之後矣。而就二者相衡。日本侵華，志在征服而支配之，國家存亡，民族主奴全繫於此。中國民族，苟不甘亡國爲奴隸，則必須抵抗此強鄰之侵略，此誠萬不得已，實逼處此者也。共黨問題，則有異於是。蓋人皆中國之人。事皆中國之事，自原則上言，中國人必應有以解決中國本身之事。倘其不能，是努力不足，誠意不逮，感格不行，再不然，則中國原則上將不配爲和平統一之國家矣，無是理也。抑共黨問題之在今日，尤不能不重視者，則事實上牽制數十萬軍隊，使不能北來守土，且若日軍更大舉進犯，長江一帶，成爲重要後路，共禍不息，則抗日之軍，將成腹背受敵之勢，純就軍事的言之，已重大無比矣，況國民黨訓政行將結束，憲政行將開始，在舉國一致之旗幟之下，而共黨兵亂，仍繼續不已，是政治之改革，亦將徒有其名已矣，豈其可哉？是以吾人認爲乘國民黨行將還政國民，政治制度不久改造之時，各界有識之士，對於如何息共黨兵亂俾合法門爭一點，宜速澈底考求，究竟有無方法？年來對國內各種刊物，議論風生，燦然大備，獨對此點無發言者。蓋既有所諱，亦共知其難之故。然而人人心目中，實無時無刻不有此問題在。何則？事實上爲重大切迫之問題，雖欲抹殺之而不得也。譬如患病然，日閥之侵略，外邪也，共禍則爲內傷。內傷不平，元氣不復，何以克服強烈之外邪哉？而剿共者，治內之峻劑也，以久病之弱人，感致命之邪疫，乃內外兼施，一致用峻烈攻治之藥，以理言，是矣，而無奈爲體氣所不勝。中國今日之抗日剿共是也。是以吾人所願與全國商榷者，畢竟有無和內之方，俾固元氣以克外感？此而無焉，現在之國家，畢竟爲不治之症矣。

然則宜如之何？曰：第一步願國人一致高唱民族主義，倡導全民族團結之新戰線，凡軍政經濟各界，朝野各派，智識分子之各部門，一致先認定以擁護民族利益爲一切之前提。其行動思想之不背民族利益者，政治上一概有合法活動之權，不論左右，大舉包容，其惟一認爲敵人者，即有反民族主義行動之人。全國各界，擁此民族主義之大纛，對於左傾之人，應

蕊感化勸誡之力，同時共考求將來之經濟制度，以期收釜底抽薪之功。第二步在七月一日全代大會開會之時，應一致向政府建議開放黨禁之具體辦法。即無論操任何政治經濟主張之黨派，凡不以武裝暴動爲手段者，概許其有結社之自由。庶幾可以弱赤化暴動之根基，而防杜其蔓延。至於如何積極刷新庶政，消滅產生赤化暴動之環境，尤爲政制改革後之最大責任也。此外尤有願智識階級努力者，彼共黨者，亦中國人也，操縱其間者，亦多屬智識分子也，而何以竟無人試謀通意見，以察考究竟有無化爲合法鬥爭之可能？中國人對於一部分中國人之事，竟不能開闢交涉之路，而袁旁觀戰禍之蔓延，中國智識階級之苟安畏事，亦可謂甚矣。觀年來智識階級之議論，大抵皆主張積極抗日，而置共黨問題於不論之列，此乃徒言其易，而不敢涉其難。今故提出此難問題，要求全國有識者有以解決之。愼勿謂此爲無辦法之問題也！此事不解決，中國一切將談不到，外交內政，同在僵局矣。願各界人士考慮之！　(錄四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灤東察東同時告急

連日灤東察東，同時告急。灤東有失，則長城各口，後路被逼，雖有善戰之兵，其勢不堪久守；察東有失，則熱西敵焰益張，不但蒙情難測，更使中俄交通阻斷，外交軍事，愈感困難，此誠國家危急存亡所關，非僅華北局部問題也。

在此等急迫形勢之下，非於軍事上防守計劃，有強固之策，決不足以久支。此時不但開放政權，頒布憲法，厲行自治等等，爲緩不濟急，即收復失地，反攻熱河之說，亦殊遠於實際。蓋政治上改革，誠爲治本之論，要之無救於當前之危局，而易守爲攻，則非有大規模之動員，不足以期其實現。故爲今之計，首在增援冀察，使強寇不得進展，先將守勢的足根立定，然後乃可言及其他，此吾人今日所應認清之事實也。

大凡用兵之道，攻守相通，不能攻者，同時即不足以言守，至於就地抵抗，人來則戰，人去則止之辦法，根本上原不能成爲軍略。近來長城各口，抵禦敵軍，迭著成績，較諸聞風而走，望敵即潰者，自是超越萬倍；然而以言眞正之戰守，實力仍感單薄，故姑不問灤東告急，各線終有可危，即令敵我永久如此相持，亦斷非制勝之策。爲今之計，國民亟應要求政府，增調勁旅，加厚灤東察東及長城各口防軍之實力，使能攻守綽有於裕，然後局勢乃可安全。顧於此有一大問題，即在此贛省匪氛方熾，鄂省共禍復燃之際，中央有重兵數十萬，橫被牽制， 故今日應急方案，如果能說服共黨，幡然省悟，放棄對內的武力暴動政策，與中央軍同趨於民族本位的抗日鬥爭，則對日抗戰，形勢立變。如其不能，則惟有由政府全權付託粵桂兩省，使負責出兵，清剿江西匪患；更請湘省當局協助鄂方，防止共禍復熾。一方面立將中央各師，掃數抽出，集中河南，以一部道出冀察，協同各路現有防軍，擔任堵截日僞各軍，以大部整理訓練，作爲抗日之總預備隊，如此則後援充實，前線作戰必更勇氣百倍，縱令曠日持久，亦可力戰不疲。苟非然者，顧此失彼，內外牽掣，國人雖高呼抵抗，日促反攻，其如勁旅有限，兵質不一，事實所在，守日爲難，更有何反攻之可言乎？或以爲粵桂方面與中央同床各夢，一部分西南政客，或竟認現狀爲其理想境，吾人於此殊未敢置信；假令有之，凡我國民，亦當責以大義，不能任其仳離。謂宜共起主張，使粵桂當局，於剿共抗日口號之下，就近負

起劃共負責任。縱使中有窒礙情形，亦不妨推誠商洽，解除困難，至於一部分政客之中，祇計個人私怨不顧國家利害者，固不敢能斷其必無。然而如此時局，乃猶一味造謠鼓惑，陰謀破壞，豈非甘於罪等漢奸，行同助日？人之無良，當不至此。要之，今日之事，大廈將傾，國難萬急，再不精誠團結，則國且不存，私怨何有？吾人竊望各方政客，速發深省也。

最後吾人更望國人注意，日本侵略東北，目的業已完成，再有收穫，性質等於複利。故彼之方略，務取持久，所用工具，重在漢奸。日來進取石門寨者，有李際春之所謂『救國抗日軍』，與日人指導下之遼省靖安游擊隊，而察東之攻略則以劉桂堂與熱河當軍爲中堅，同時更召致蒙古王公赴長春會議，蓋圖利用溥儀傀儡，煽動內蒙各盟旗，誘致其獨立，其計至狡且毒。是以今後應付日本之侵略，須於軍事政治，兩兩並顧，其勢尤應使內部猜疑化除，斷絕政府內顧之憂，俾得全神貫注，整理北方，善守冀察之土，圖收已失之地；否則國家運命，終將隨領袖個人間之寃親以俱盡也。熱東察東，更何待論！

（錄四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中日問題與世界

瑞士馬丁博士，在日內瓦主持公論，故此次來華備受我各界歡迎。昨日來津，在南開講演，使津人士對於國聯及一般歐局更得明確之認識，凡聽講者，俱深佩之。

馬丁氏所述，皆國聯之實情；質言之，對中日問題，已竭盡其力，今後乃望中國之有以助國聯。至於經濟制裁之條，在現狀下不能實現，舊制則足引起戰爭，而各國無一願戰爭。凡此本可推料知之者，而出自日內瓦論壇名將之口，則尤足重視也。雖然，吾有感焉。中日問題之所以擴大至此，其最要原因，爲世界影響。易言之，假令九一八之始，國聯不表示有處理之方法，則在前年九十月間，中國定自行別圖解決。又假令事起之始，國聯及各國，即採堅決態度，一如最近不顧一切通過報告書之時，則日本之演進，亦將別採途徑。乃不幸國聯態度，出於兩者之間。即一方絕不承認無解決之力，一方則以調查團遷延時日，而不早下斷案。坐令日本得步進步，致成今日占領四省之局面。抑不獨國聯也，美國亦有重大關係。假令美政府不表示消極的堅決反對，則日本之軍國主義化，或尚不至如此澈底。反之，假令美政府之反對，不止於空言，則日本應實際有所顧忌。乃不幸美國政策，亦在其間。空言反對，而渺無下文，徒使日閥利用以煽動日本人民對美之敵愾心，而同時則看穿美國不能實際干涉，故遂愈放膽以進行其侵吞。試回首往事，不其然乎？所以中日問題者，世界問題也；其演進至此者，受世界形勢之影響，易言之，國聯美國之影響也。最近四十餘國以英法義等爲領袖，通過否認滿洲僞國之報告書，美國政府，亦表示同調，然後日本退盟，形成決裂。自一方言，誠如馬丁氏所論，國聯已竭盡其全力矣，然吾人今不得不喚英美法義等各國注意者，國聯之力雖盡，而中國之禍方殷。日本在國聯，通過報告書後，攻擊熱河省，其取承德，今已一月矣，然猶未已，兵進長城，戰於河北省境者，亦已兩旬，同時進窺察哈爾省。國聯悄然，北美闃然，而日本之侵略，則進行正猛。形勢如此。在擁護公約之各國，遽得謂責任已盡乎？夫中國之事，中國應自決之，此固也。然中國之未武裝，乃不必諱之事實。一年以來，其拒屈辱之

交涉，作武力之抵禦者，以其爲世界問題，信賴國聯北美正義之援而已。中國軍民，誠決心犧牲一切，以抗暴力而擁法軌，然世界問題，要須世界共決之。倘國聯各主要會員國，實際旁觀，美國亦除斯帝生之不承認主義而外，別無辦法，是則虎頭蛇尾，有始無終，愈令日閥之兇燄高張，而中國之損害擴大。就世界言，爲釀亂，就對華言，則助之其名，而害之其實矣。各國政治家，於此作何解乎？抑今日之現狀，絕不能無限延長，此惡劣之局面，必須設法打破。中國民族，到忍無可忍之時，勢將別闢一條自救之路。誠以國聯及北美，果證明對現狀束手無爲，則中國自不能安於現在之地位，長此徘徊，坐受實禍矣。中國迄今，忠於國聯及華府條約之關係，將來亦願如是。然此等公約，如竟不能絲毫保障平和，發生效力，則或好或壞，中國勢須別求出路，是以馬丁氏之言，事實也，吾人所論，亦事實也。國聯之機關，已竭盡其力矣，然與遠東未來有重大關係之各國，對此急迫之形勢，恐另須作一番考慮也。（錄四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內外夾攻中之危局

近來南方苦於赤焰之披猖，北方苦於日禍之無已，內外夾攻，大局奇險，然而最不可解者，負責當局，似諱疾而忌醫，各方領袖，似明知而故昧，充此自欺欺人，相猜相難之情勢，必有整個潰爛，同歸於盡之一日，吾人目擊心憂，誠不忍不揭破危機，以促國人猛省也。

夫中國共禍之熾，由於政治不良社會破產，少數激烈份子，挾其妄想，號召暴動，當彼初起，本無大力，叢徙猥雜，更乖人望；乃以當軸忙於黨爭，頻年戰鬥，相持愈久，國本愈虧，卒使共禍在昔日不過爲星星之火者，曾幾何時，竟見坐大，寖成燎原。當此之時，果能刷新政治，改進經濟，假以時日，未嘗不可釜底抽薪，根本救濟，乃以政象拘牽，內外多故，不特政治上迫於環境，勢難計日奏功，即軍事上亦終以指揮困難，時作時輟，剿匪工作，迄未能眞見大效。近如鄂省赤焰復張，豫省匪患潛伏，而贛省共禍，更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嘆，數年之間，屢折大將，延至最近，情態益惡。如上月熱河日寇方張之會，正駐贛國軍受挫甚重之時，師長兩人，至以身殉。後因華北事急，蔣氏北巡，主帥離軍，匪勢轉惡。觀昨日本報南昌電訊，密邇省垣之樟樹鎮，業已嚴重加防，而省城加修護城河，益知贛局之迫切。蓋新聞電報，檢查奇嚴，意義內涵，言外足悟，彼其實際情形之危險，或當視報端電文所表現者尤更過之。蔣委員長實逼處此，昨又馳往南昌，躬自佈置，而一方面日軍攻陷石門寨，進薄秦皇島，灤東垂危，平津岌岌，若夫察東之緊急情形，且不得而詳知焉。在此大勢之下，贛局一有變化，長江全部動搖，彼共黨別有用心，特乘外敵壓境之際，攻略南潯，威脅東南，直不啻作日本之戰友，收夾擊之奇效。政府此時將欲以東南數省，整個奉之紅軍，試問國際形勢，是否益將惡化，即共黨力量又能否抵抗？將欲與談妥協，則試問誰能保證其可行？更誰能强制其可以畫疆而治？且又誰能信賴其政治能力？然如長久對峙，永遠應戰，則實力消失，復將何以對日；矧南北軍情，同一岌岌不可終日，將欲雙方兼顧，勢理均無可能，輾轉籌維，實乏良策。吾人以爲事急至此，當局諸公，務當說老話，辦實事，不宜掩飾，不可自欺。雖曰軍事機密，不能盡人而告，然對於黨國有關之領袖，社會有力之分子，尙宜虛心坦

懷，滿氏商洽，使知政府究竟兵有若干，財有幾何，何部可調，何款可恃，飛機子彈之可用者數量如何，今後之製造補充，希望何在，外交有何運用，戰守若何佈置，赤裸裸披肝瀝胆，自咎自責，誠意請益；其當局以外之人，亦宜以易地而處之心理，本相忍爲國之宏量，盡泯過去之怨仇，打倒對人之觀念，各盡可能之力，爲國家民族，分擔拯救之工作。最著者如粵桂早允合作剿共，應當立即出兵，勿徒以北上抗日作宣傳，或藉中央協款不至以自解。如各方有力者，既知政府實力眞相，凡所主張，自能切合實際，不至强政府以不可能，以愛國者轉以害國。須知在此內外夾攻之中，國家民族運命，蓋在累卵之危；若不乘此千鈞一髮之機會，不分朝野，毋間恩仇，一德一心，共同打開一條出路，而日爲無辦法之掩飾拖延，則終有一日整個潰爛，不可收拾，彼時豈僅當軸人物，不知死所，恐一切黨國領袖，社會中堅，同墮九淵，寃親俱了。衡之往史，遠之如宋明之覆亡，近之如朝鮮之被併，殷鑒當前，儘可復按。吾人因深感近來當局之諱病不言，社會之空疏隔膜，故敢打開後壁，痛陳險狀，邦人君子，幸起圖之。

（錄四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相信謠言即自速亡國

吾人觀察一切事物，必當從客觀之立場，憑理智以判斷，不爲感情所誘惑，不爲讕言所左右，而後物欲無所蔽，眞理自能明：若夫盲從附和，人云亦云，感情驅使，自私自利，下主觀之偏見，越理智之範圍，則天下事未有不僨者。邇來敵人之對於我國，不惜出其死力，製造種種空氣，散放於全世界，期以中傷我國民之感情，搖動我前方之士氣，以達其破壞我抗日戰線之目的。我一般社會，獨知其影響之於國局甚多，然往往謠言所鼓惑，不加以事理之判斷，皇皇然奔走相告，一若眞有如謠言所云者，亦正大有人。此吾人所願對敵人之謠言，加一理智之探討，而就正於當世明達之士焉。

夫敵人之製造謠言，散放空氣，本有一貫之計劃，與夫最後之目的，此爲吾人所首當認識者。自其計劃言，日本最初係在國際間造作蜚語，極力醜詆中國爲無組織之國家，謂國聯盟約，九國條約，非戰公約，均不宜適用於中國，不惜列舉中國在建設過程中應有演變之事實，資爲破壞之證據，更不惜示褊狹之態度，出辱罵之言辭，而其目的，則不外欲求獲得國際之同情，放手不干涉中日之爭議，任聽日本之隨意侵略與宰割而已。殊天下最雄辯者惟事實，事實之所昭示，決非憑空揑造者所能中傷，日本在國際間之肆意侮蔑，不徒爲各國所匿笑，抑且爲世界所齒冷，故國聯報告書依然通過，司汀生不承認主義亦依然堅持，於是日本乃不得不大碰其壁。吾人苟一檢查三月二十四日以前日本所爲破壞中國之種種宣傳，皆偏於國際方面，即可知其有一貫之計劃矣。

日本在國際間既大碰其壁，痛感於此路之不通，而中國斯時，又加緊鞏固其抗日陣線，於是日本乃不得不一轉其眼光，變更其造謠之計畫，以中傷中國國民之感情，搖動前方將士之士氣，以達其最後之目的。吾人若再檢查日本近來散放所謂「直接交涉」之空氣，其初則謂華方頗有交涉之願望，日本亦願與之交涉，其後則又轉一語調，謂華方縱有交涉之願望，日本且不欲與之交涉。夫相距不逾旬日，日本態度何以倏忽游移，吾人試

加以探討，則知其初云云。乃爲日本破壞中國抗日陣線之計畫，其後云云，乃爲日本片面之相思，而故放相反之空氣。何則，日本之國際路線，既已碰壁不通，中日長期抵抗，又非日本所願，則唯一方法，惟有誘致中國直接交涉，自署賣國之約，迫訂城下之盟，然又恐中國人民之反對，益堅其抗戰之心，乃不得不散佈中國願與交涉之空氣，挑撥中國國民之感情，緩前方將士之士氣，俾抗日戰線，陷於紊亂，混水摸魚，飽掠而去。顧此等技倆早爲中國所知，日之狡計終弗得售，於是復變更手段，作不欲交涉之宣傳，而希冀得於秘密中進行，以達其目的。是故吾人以爲中日直接交涉，謂日本無片面之相思，似出乎情理之外，謂中國有贊成之意思，亦越乎理智之範圍也。

何以知中國無贊成之意思也。蓋日本之所謂直接交涉，非眞有所交涉，特迫我作城下盟，簽賣國約耳。此何等事，吾人敢言，環顧國中，實無此等人在也。從來賣國者，必於外侮漸露端倪之時，秘密妥協，以圖私利，決不令事件擴大，而後公然與敵簽賣國之約，然而今日中日情勢，是否何能秘密進行其賣國之私圖，此則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受敵壓迫，力絀而屈服，割地失土，簽城下之盟，自處於戰敗國之地位，以求苟安，然而今日中國，猶未至此種地步，無論何人，必不肯負此重大責任，是又可斷言者也。吾人還憑理智以判斷，以爲今日之中國，賣國屈服，兩非其時，苟日本果能翻然覺悟，取消僞國，交還四省，披誠與吾作解決懸案之交涉，則吾將欣然而接受，如其不然，則日本之所謂直接交涉者，終爲其片面之相思，中國無人，敢冒此大不韙也。

是故吾人之結論，既已如上所述，則今日之所患者，實不在於中日直接交涉問題，而在於團結抗日陣線問題，蓋使全國上下，均能以客觀之立場，憑理性以判斷，則不獨直接交涉，決無實現之可能，即敵人之其他謠言，皆可認爲係挑撥感情，搖動軍心，而一笑置之，而長期團結吾全國一致之抗日陣線，與敵人決一最終之勝負。非然者，從主觀之立場，有其他之利用，資敵人之謠言，作政爭之工具，自亂步伐，自毀長城，則豈獨城下要盟，賣國簽約，將恐長城以內，江河流域，寖假而地圖變色，其爲別具心肝，惟恐國之不亡者，誠非吾人所忍言矣。

（錄四月四日北平晨報）

◇　◇　◇　◇　◇　◇

廣東反對全代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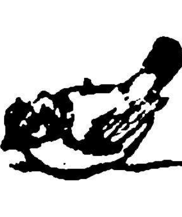
自國難嚴重化以來，全國民衆，惟望各方領袖，眞能精誠團結，挽回刼運，即外人之愛我者亦僉望中國實際統一，結束內訌，以資對付危局。不幸政治敗壞，匪伊朝夕，經濟破產，與日俱甚，而當軸誠信久隳，窮於肆應，黨內糾紛過多，莫可消釋。設竟坐令遷延，必致以國殉黨，故邇來黨內外憂時有識之士，認爲非打破現狀，取消黨治，還政國民，不能爲國家創造新生命，是等運動，至最近已漸有具體化之可能性，蓋其背後實有國民大衆之力，爲之推動，決非偶然之事也。本來以中國之大而窮，人民之多而愚，外交內政，無一不複雜而艱難，又値世界思潮，社會組織，新舊絕續之交，理想事實，諸多鑿枘，縱使國民接受政權，亦未必便有若許理想的有能人才，堪爲世用。然而凡事物極必復，事窮必變，黨治現狀之不能維持，任何有心人，皆有同感，故雖明知取消黨治，未必便勝於目前

，而現制本身，要已迫於必須加以改造之運命。中委李烈鈞日前曾向中央提出開放政權案，即經中央常委贊同，嗣經三月三十日常會議決於七月一日召開臨時全體代表大會，以便決定中常會所提早開國民大會之案，俾得結束訓政，奉還大政於國民，此誠國民一致注意之問題也。乃昨日港電傳來，謂留粵中委，四日開政務會，對七月一日臨時全代會步驟：（一）電中央請撤回召集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決議案，停止召集，以免野心者利用；（二）如中央不顧一切，如期召集，在粵中委，則聯合西南各省，一致不派代表出席，以示消極抵制；（三）如中央果於是日召開，西南亦決援照全代會成例，在粵另行召集西南各省代表，在粵開會，以監督寧會。果如所傳，是黨內外希望還政國民之事實，將因廣東之反對全會而受頓挫，此非公衆所樂聞也；願申言之，以促留粵一部中委之注意。

夫中華民國者全國國民所公有，非國民黨所可得而專，國民黨者又全黨黨員所公有，非少數領袖人物所可得而私。中國國民，非不統一，其形成分崩離析之現狀者，國民黨領袖實尸其咎。不特國民不能負責，即國民黨員亦不能人人分其罪戾。故收回政權，固為國民多數之呼聲，開放政權，乃係黨員應決之議題，粵中三五領袖不能因不信任南京當局之故，妨害國民之政權運動，干涉黨員之議事權利，故除非將來南京宣布臨時全體代表大會之組織辦法，有可訾議，則就事論事，不妨昌言糾正；此時遽然表示異議，殊未見其可也。吾人為國民利益計，以為留粵中委，今宜就結束訓政，還政國民之一大問題，公開表示贊否，至於全代大會之如何召集，尚在其次；蓋國民因感於國民黨之內訌無窮，牽及國政，因有收回政權之運動，如果為開會問題，發生糾紛，則國民愈將不耐，惟有要求現在當局者逕行歸政國民而已。至於國民黨如何分裂，乃為一個政治團體的內部問題，於國家不生影響，國民殊不願過問也。

抑吾人尤有感者，港粵方面，近月雖盛傳西南聯合之論，實則所謂粵中之實力派與政客派，主張已不必相同，廣東與廣西，情形更不盡一致；至於湘川滇黔與兩粵則不外敷衍利用，交際往還，決無實際合作之可能。此在從前護國護法革命諸役，已有先例，至於今日，號召之人物，藉口之問題，更不及先年遠甚，而國家之需要統一，更突過從前萬萬，人心之厭棄糾紛，渴望安定，且非昔可比，故所謂西南聯合云云，國民殊不願聞之，是徒供外人宣傳中國無組織，不統一之資料耳！於國事頗何濟乎？竊謂留粵中委諸公，果有愛國家顧大局之誠意，宜審民心之趨向，勿祇見黨而不見國，祇對人而不對事，關於取消黨治，歸政國民，宜即率先贊同，且促成全代大會，為提前召集國民大會之決議，藉國民多數之參政，防獨裁政治之出現，乃為正辦。至於如何改造黨務，祇宜喚起黨內之同情，發揮議爭之作用，此乃另一問題，吾人不欲置論。要之，國民今日厭見留粵黨閥，已達極度，願聞政權開放，人有同心，港粵國民黨要人，倘不洞察及此，則任何反對南京之表示，皆適以加重公衆之懷疑，以為此輩但知有黨而不知有國，此於諸公之政治生命前途，多有不利，殊不可不慎重出之也。

（錄四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癸酉上巳菱湖小集以穠花生樹羣鶯亂飛分韻拈得鶯字賦眎同社並寄舊京知友

纕蘅

廿年禊飲依王城南浦西厓恆尋盟江南三月墜未到牽腸柳岸聽新鶯竭來舒州遂一載錯被湖海驚詩名佳晨命儔踵歲例詞流三五同晨星湖壖選勝有幽築龍山招手在戶庭微惜緋桃未破蕚春寒亭午猶冥冥茲邦游賞太寥寂抱城佛閣差堪登（謂迎江寺）吾儕娛此一勺水姑以自慰情豈勝西涯別後果何似夢中未忍忘舊京承平盛事終可復湖樓一集新刊成（辛壬兩歲十刹海修禊詩都為一集近甫由敬輿散釋印成）

黎雍得詩偕同縣金靜庵來訪賦贈

岐庵

惠然雙璧座生光離合匆匆意特長舉世沸羹操古調滿城艷冶抱孤芳應求政以斯文重耄耋猶難結習忘終擬相從傾底裏夜來夢已到遼陽

余既為句送曉浦移官黃浦矣風雪益厲意有未盡尊酒餞之再得一首

石遺

風雪漫天送子行衰遲一老感縱橫不如意事常𠁊至能語堯年有鶴聲孤宦百憂憑道力中身萬事待支撐久離暫聚還分手尊酒何堪遣此情

柬醇士南昌

伯臧

久客江淮雪上髭因人碌碌不能奇西山似勸還鄉好春水方生與汝期見面仍慙三語掾論心定慰十年思祗愁孺子亭邊路（謂陳伯平）鄰笛悽哀感入脾

和纕蘅見寄詩均即示同吟諸子

康瓠

苦憶江南宋子京杏花春雨老書生四方無極心偏遠八表同昏眼倍明恥問荒塒爭鶩食翻從絕海證

鷗盟思量來日無多日慚愧詩成志未成

匯通祠　廷生

言入匯通祠城西水一涯稗蒲抽淺渚野柳臥荒陂
石憑豐碑仆金昏舊牓欹小桃紅欲滴猶發隔牆枝

除夕餽歲與賓虹　山腴

遠客逢荒亂殘年度寂寥薄分臘薦俎小佐歲寒庖
旅鬢三更燭詩心萬里橋倘然洗兵馬燈月待相招

題紅樹室圖卷　什公

秋光長在幽人室樹色渾如一片霞想得維摩足禪味如今更不要天花

題李釋戡握蘭簃裁曲圖　疑盦

不堪飛絮與游絲捉搦空虛苦費詞賺得人間春淚點為誰消盡落花時
滿目江山不奈何鳳城深巷少人過最憐李嶠眞才子招徧紅檀破夢多
入洛機雲擅盛名（衆謂拔可）長吟側詠各縱橫儘持文采回搖落贏向尊前白髮生

遊東流愛菊亭　北翔

斯亭千載獨嵯峨兩晉風流付逝波我媿折腰攖世網故園松菊竟如何

題畫贈謝旡量　王顯詔

詩人最愛秋蕭索歲歲秋歸可奈何卻喜毫端留古影滿林黃葉雁聲多

揚州慢（重過揚州）　蘭史

故苑螢光二分蟾彩十年屢夢揚州指金焦兩點過古渡淮頭自孤館題襟散後飄零畫舫冷落盟鷗任裁花教曲板橋慢侈風流　北亭舊句問何人重認箜篌縱薄倖名存丁娘未老空賦悲秋憔悴鬢絲禪楊司勳別早覺青樓念西湖消瘦垂楊眉翠待誰修

念奴嬌（荒邨僑寄時聞邊聲烽火成悽然增感以東坡赤壁懷古均寫之）　仲堅

長城萬里甚千年不改嬴秦風物望裏妖氛迷禹甸戍鼓哀生殘壁鐵馬雲屯金戈夜襲塞上春猶雪寒殺賊危時還見英傑　堪歎羽扇綸巾指揮無定帳下笙歌發百二關河胡騎滿終古匈奴難滅投筆何人勒銘無日空賸衝冠髮天涯回首蒼鵝淒咽霜月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遼源縣	遼源縣志			案光緒二十八年析昌圖康平奉化地設遼源州、民國二年改縣、宣統府志、光緒奉化志、兼遼源在內、
雙山縣	雙山縣志			案民國三年析遼源地設雙山縣、
通遼縣	通遼縣志			案民國七年析遼源地設通遼縣、
梨樹縣	**奉化縣志十四卷** 光緒十一年 知縣錢開震修、安州陳文焯纂、有光緒十一年乙酉錢開震自序、又陳文焯後序、 錢開震仁和人、光緒四年任、九年再任、陳文焯廩貢、	卷一志天時、(星野、災祥、時令、)卷二三志地理、(沿革、疆域、山川、形勝、風俗、古蹟、勝蹟、集市、社里、戶口、紀事、)卷四志建置、(縣治、城池、公署、學宮、壇廟、善局、津梁、官道、驛墓、義田、)卷五志祀典、卷六志勳職、(前勳、今職、)卷七八志人物、(前哲、鄉型、孝義、流寓、列女、)卷	北平故宮遼寧涵芬徐匯嘉業天春	案光緒四年設奉化縣、民國三年改梨樹縣、

九志選舉、(進士、貢生、封蔭、例貢、仕進、人瑞、武職、)卷十志兵賦、(兵制、舖司、客軍、地局、稅則、)卷十一志物產、卷十二三志藝文、卷十四志雜錄、卷末補遺志餘、

梨樹縣志

懷德縣志十六卷

北平

民國十八年

知事趙亨萃吳毆李晏春修、邑人趙晉臣孫雲章纂、有民國十八年李晏春孫雲章自序、　趙亨萃復縣人、民國十三年任、吳毆遼陽人、民十七年任、李晏春海城人、十七年任、　趙晉臣光緒舉人、

卷一地理、(建置、疆域、經緯度、晷刻、氣候、面積、地勢、險要、山脈、河流、城池、衙署、區劃、　田畝、市鎮、村屯、)　卷二職官、卷三民治、(戶口、選舉、警察、保甲、)卷四教育、卷五財政、(國家稅、地方稅、)卷六司法、卷七交通、(鐵路、郵務、電報、電燈、電話、　道路、津梁、)卷八實業、(農務、工務、商務、)卷九人物、(名宦、鄉賢、鄉型、流寓、列女、)卷十古蹟、(古川、古

縣	書名			備考
		城、古蹟、懷德八景、）卷十一禮俗、（民風、婚喪祭、歲事、）卷十二物產、卷十三宗教、（佛教、道教、回教、天主教、耶蘇教、）卷十四慈善、（工廠、善舉、）卷十五兵事、卷十六藝文、		
康平縣	康平縣志			
洮南縣	洮南縣志			案光緒三十一年設洮南府、無附郭縣、領縣五、靖安開通安廣醴泉鎮東、民國二年裁府改縣、
洮安縣	洮安縣志			案光緒三十年設靖安縣、民國二年改洮安縣、
開通縣	開通縣志			
安廣縣	安廣縣志			
突泉縣	突泉縣志			案宣統元年設醴泉縣、民國三年改突泉縣、
瞻榆縣	瞻榆縣志			案民國四年析突泉地設瞻榆縣、

鎮東縣

鎮東縣志五卷
民國十一年
知事陶占甲修、襄平周渭賢等纂、

遼寧

介紹針灸醫士華佩文

記者

記者患腸胃病，久未愈，鄰人顧培仁君告予，彼患紅白痢三月，各方診治，皆未奏效，後崇華大夫以二針治愈，極爲效驗，乃介紹予前去診治，專用針，不吃藥，針灸數次，頗爲靈驗。記者之病現已大有進步。華大夫研究內外科針法有年，醫道高明，近日友人方促其掛牌，現懸壺津市日法交界之秋山街十號。

針灸醫士華佩文診治各症列後

諸風門，中風不語，中風口眼歪邪，中風左癱右瘓，中風手足拘攣，中風痲木不仁，頭面咽喉門，頭旋，偏正頭痛，單乳蛾，雙乳蛾，單閉喉，雙閉喉，子舌脹，木舌脹，纏喉風，走馬喉閉，陰陽白喉，心脾胃門，噎食不下，氣痛，痰迷，窽瘋癲，胃痛，心煩怔忡，脾虛穀不化，手足胸腹門，水臌，氣臌，痞塊，手足四肢拘攣，傷寒雜症門，各經傷寒，五淋，七疝，尿血，大小便不通，五痔，脫肛，霍亂，時疫，各經瘧疾，婦女門，經閉，乾血勞，經水不調，難產，瘡毒門癰疽，蛇瘡，鶴膝風，鵝掌風，

時間 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七時至十時，出診下午二時至六時

診費 門診一元，出診各租界六元，特別二三區四元，城內四元，特別一區河東河北西頭八元，附診減半，隨請隨到加倍，良善貧苦免費，

診天津所日租界秋山街門牌十號電話二局一六三〇號

隨筆

凌霄一士

關於晚清官場情形者，「見聞瑣錄」又云：「近日捐職太多，每省候補者，州縣動二三百人，佐貳佐雜動千餘人，仕途擁擠，督撫亦窮於調劑。其初漫無章程，先至省者不得署缺委差，後至者或反得之，人頗不服，于是定輪委之法，委署委差，于先後班次輪去，然而姑蘇州縣三十三缺，實任已過半，外僅十數缺，輪署候補幾三百人，非二十年不能輪一次，于是各省有拔委之法，謂有勞績可由後拔在人前委署也，而佐貳佐雜亦然，委各差亦然，此法既開，于是有求「帽子」謀拔委者。何謂帽子，蓋求大官寫八行書關說，情不能違，勢不能卻，從上而來，如帽子戴在頭上也。然有大小之分，如我求他省撫藩信至，彼則求尚書侍郎信至，則我帽子小，而彼帽子大矣。如我求尚書侍郎信至，彼則求軍機宰相王爺信至，則我帽子仍小，而彼帽子更大矣。藩司委優缺優差，俱據此而定，故候補無人情八行書者，欲得輪委到班，幾于河淸莫俟矣。而求帽子之外，又有做帽子之法。求侍人，做侍己。大吏無不愛諂媚者，而候補中善於頌禱之人，平日熟探大吏嗜好，所好在此，則所頌在此，所好在彼，則所頌在彼，委婉從容，泯去痕迹，不知不覺，入其心坎中，令人意悅而首肯，如是者謂之做高帽子。上司既戴上，則其利更厚，更勝於八行書。何也？八行書加之以勢，此則浹之于心也。于是奬拔保擧，署事實任，升官發財，皆由於此。某太守，天下第一諂佞者，由進士部曹放某省知府。其座主某尚書，端方嚴正，最惡趨媚一流

。太守往謁之，尚書訓之曰：「爲官宜上不負君，下不負民，方不愧爲讀書人。」太守曰：「唯唯。」尚書又問曰：「此去到官，以何者爲最要最先？」太守曰：「門生做高帽子一百頂，此最要而先者。」尚書色變。太守曰：「容門生詳述。今之大吏，非善于稱頌則不悅。如逆其意旨，非獨不能爲國治民，且立登白簡矣；故古人亦有『善事上官，無失聲譽』之言。若朝廷內外，皆能如老師講究理學名臣，斥黜一切巧邪柔媚，則高帽子非惟不必用，亦且不敢用矣。」尚書色遂和，首頷之。」太守出，笑語人曰：「本做高帽子一百頂，爲到省用，今送去一頂，止九十九頂矣。」』合「大帽子」「高帽子」而言之，雋語可味。某太守云云，爲相傳之話柄，如「潛庵漫筆」云：『世俗謂媚人爲送頂高帽子。嘗有門生兩人初放外任同謁老師者。老師謂：「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頂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師之言不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師者有幾人哉？」老師大喜。既出，顧同謁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頂矣。」』又憶他家記述，亦有謂高帽子之說出自門生，老師怫然，門生更以言解之而老師變嗔爲喜，與「瑣錄」正同者，殆寓言耳。

劉坤一軼事，「瑣錄」云：『南昌府知府許本墉，初在軍，劉峴莊制軍以秀才從戎，犯令，太守欲殺之，賴將士力救免。未十年，制軍討賊有功，洊升爲江西巡撫，太守其屬吏也，不自安，告病。制軍曰：「曩者公也，非私也。予聞祁黃羊之風久矣。君實心任事，無異疇昔，行將薦解狐於朝。有陰挾前事中傷者，天日共鑒！」制軍猶恐其疑也，相見顏色益和，言語益婉，遇事偶誤，益曲爲原諒，以安其心。將半載，太守終懼獲戾，決意辭官歸。制軍復屬同僚極力挽留，終不聽，遂無如之何矣。制軍爲人沈厚而和平，撫吾省九年，不動聲色而上下安。太守介介於利害禍福，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不能成制軍寬宏大德，惜哉！』此言坤一之不念舊惡，公而忘

私。又王伯恭「蜷廬隨筆」云：『劉忠誠爲秀才日，省試僅一次，爲江西黃令房薦，批語頗爲推挹，而主考棄之，此本平常，劉則以爲終身之恨。二十年後，劉以軍功官至江西巡撫，昔爲主考者，適由知府保升道員，在贛省候補，方充要差。劉涖任，首撤其差，諭令聽候察看，不許遠離；而訪得黃令久經罷歸，乃具舟遣使迎之，相見執弟子禮甚恭，且聘爲通省大小書院掌教。黃力辭，以事非一手一目所了。劉曰：「先生自可倩門八子第代爲評閱，不必果勞尊也。黃因屢爲某主考解說」。劉言：「門生向來恩怨分明。今固未褫其官，但令閉門思過耳，」劉官贛撫十年，某主考竟以憂悴卒。黃年近八十始逝。劉升江督後，尙時通竿櫝也。』則言其恩怨分明，假公濟私。劉之度量，似不至褊狹如伯恭所云，黃某掌教全省大小書院，亦駭聽聞，疑非事實。

「瑣錄」記鹽丁之苦云：「天下第一等貿易爲鹽商，故諺曰：『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謂鹽商也。謂利可坐獲，無不致富，非若他途交易有盈有縮也。淮揚之鹽，產於海州近海一帶。潮來時汪洋無際，潮退後彌望皆白，遂各依界域，取其潮水入鍋熬成鹽，而熬之者鹽丁也。無月無日，不在火中。最可憐者，三伏之時，前一片大竈接聯而去，後一片大竈，亦復如是，居其中熬鹽，眞如入丹竈內煉丹換骨矣。其身爲火氣所逼，始或白，繼而紅，繼而黑，皮色成鐵，肉如乾脯。其地罕樹木，爲火逼極，跳出烈日中暫乘涼。我輩望之如焚畏之如火者，乃彼所謂極清涼世界也。至如客行夏日中，偶値小樹陰可略憩息，猶覺其熱者，自彼視之，幾同廣寒宮在天上，不知世間有是境也。其用力之苦如是，一日所得，僅百枚內外。一家妻子衣食均需此，故所食不過蕪菁薯芋菜根，上品則爲蕎麥小麥。我輩常餐之白米，彼則終歲終身終子終孫未嘗過者，如入天台山食胡麻飯，乃千數百年一遇，且不知果有其事否也。而所衣皆鶉衣百結，嚴冬僅衣夾，家最富

足，藏有一破綿襖者，十中不過二三。所覆之被，極奢侈者，則集數十片舊絮，縫而成之。其餘皆積草稈入臥其中矣。我輩所衣皮服，所覆綿衾，彼則視如虞夏冠裳，商周彝鼎，但可聞其名而不可得其物矣。所居屋，高與人齊，以茅蓋成，風大則吹倒，雪大則壓破。故極世間貧苦之難狀者，無過於鹽丁也。然尤足憫者，凡人苦盡猶有甘時，己身無望猶可望之子孫，故天下之苦，莫苦於乞人，而或有轉運之日，依舊可興家立業，為官為商，即不然，不能料其子若孫世世為丐，無有奮志立名出人頭地者，獨至編為鹽丁，身不出產鹽之區，手不離煮鹽之業，耳不聞富貴之言，目不見富貴之事，終一身，終後人，如牛如馬，勞苦於此，其志但求不飢死不凍死已足，固無他望，亦不知顯榮福澤為何物。予見其鳩形鵠面，眞同禽獸一類，吁可憫矣！均一鹽也，鹽商乃如彼，鹽丁乃如此，其相去懸絕，豈僅霄壤之分，仙凡之判而已哉？』人間地獄，動目驚心，蓋非關心民生疾苦者不能作。

春城書感

前年烽火舉遼陽，去歲胡兒犯北疆，
國破山河塡寇跡，城春草木映扶桑，
東關義士愁腸折，北里要人樂未央，
不戰不征夷坐大，搥心泣血淚痕傷！

漢口對江徐家棚湘鄂路局谷師墨投　一九三三，二，十八，

粉影（續）

飛虹

然而她並不笨：
而且她還非常聰明。
念英文她能過目成誦，
但只限於——朱古律，起士林，雀而斯登。
你如果同她發什麼大的議論，
她只能坐在沙發上呆呆的納悶。
你如告訴她怎樣給日本軍閥出殯；
那還不如同她談談奶油點心！

她的情書又寫的那般美妙
每一行都有一列倩笑；
每一句都有高價的催眠藥；
每個字都是愛的音符在跳。

她又有她自已的特殊天才，
這天才是爲她的世界鼓鑄出來；
她的世界究竟是個什麼呢？
我想，恰好就是她常說的那個『好玩』！

我才明白了
河水爲甚比泉水更渾！
那美麗的肉身，
不一定裝到一個美麗的靈魂！

這是一個矛盾；
她的美和她的笨，
我在這個矛盾裏掙扎，
這掙扎就是我的苦悶。

這個網啊！
我被這個網兒纏住，
我已經作了她的俘虜，
她就是一個可怕的蜘蛛。

我的心已在寂靜
她的心正在沸動，
她在每個姿態上
都告訴了我她的愛情。

啊！這破棉襖上也會有了愛情?!
是什麼在那兒輕輕蠕動？
原來是個貧苦的象徵——
一羣虱子在擺隊遊行！

我把這奇蹟向她報告，
她像撞到火災一樣的狂叫，
——喲！喲！我怕！
我怕被牠咬到！

——親愛的！
請你小聲兒喊吵！
原來你們的愛情，
只是怕虱子咬！

我已經恢復了我的體力，
我已經不能忍受這樣的空氣，
我是一個靜候命令的兵士
我將要向着什麼準備射擊！
我無意中撒下了一顆愛的穀粒，

牠在發芽，開花，結子……
我幾乎不敢設想這一齣悲劇——
將要把我這寶貴的收穫丟失！

一個虹的亮影！
一個雷的響聲！
他要我的答應！
前線上的弟兄。

那火的影子，
揮動着戰旗！
向着我吶喊；
來！看齊！看齊！

我心的答話，
是一個沈默，
這個聲音是
睡着的玫瑰。

但是我的心靈，
雷也似在震怒！
千百萬隻眼睛，
狠狠把我釘住！

牠們給了我責罰；
又給了我那微笑；
又給了我那個光，
疲倦的靈魂在跳！

我這一隻拳，
是億兆的拳！
我這星的光，
是日的光餘！

每個敵人需要我的揣摔，
每排射擊需要我的子彈，
我的心是在淒婉的依戀，
戰壕裏的弟兄們在深盼！

我哀傷的付出了
我這迷惘的清淚，
啊！盡力把牠撕碎，
這一朵醉的玫瑰！

我要同我的弟兄們擁抱
我要同我的弟兄們親吻，
我的戀愛呀！是打仗上陣！
你亮的星呀！是我的愛人！

我要親吻我的
這鋒快的刺刀，
牠能戳穿了
這苦痛的幻泡！

我要愛一個女工，
我是她們的弟兄：
她們是我的姊妹，
我們是一個心靈。

我要愛一個鄉下姑娘，
她有一個質朴心腸；
她不懂的吃奶油點心，
她不懂穿跳舞衣裳。

我要用力打破了
這粉紅色的泡影，
每根痲痺的神經，
甦醒呀！甦醒！甦醒！

給大衆創造樂園，
給魔鬼挖掘墳墓，
眼淚和嘆息，那不是
我們的藝術。

我如果是在愛你，
就要站立在一起，
肩兒和肩兒併比，
聽候那一個哨子！

你能烹調的是戀愛滋味，
那有閒階級的無聊消費，
全世界都需要我們的手，
我們的時間是何等寶貴！

你也能作一個好主婦；
而我又不能有一個家，
我全部的財產呀，就是那
仍然在發着刺痛的創痕！

對于我你沒一點價值，
你能給我的是個嘆息，
趁早落幕了吧！這悲劇，

各循着各的前途走去！

向前！向前！
看齊！看齊！
到戰壕去！
到戰壕去！

我告訴了她我們將要分離，
她在我手心上寫了一個愛字——
兩顆血的心上穿了一條箭，
她擁抱着我在哀哀的哭泣！

她哭喊；這裏沒有什麼空虛！
我的愛情像鐵一樣的眞實！
我的心覺到她的心兒在跳，
她像發狂的一樣向我開絲！

她閉住了她那疲倦的兩眼，
啊！那是多嫵媚的兩條曲線！
我的唇輕觸到那曲線上面，
我的心在捘捘的，捘捘的震顫！

這兒賸下了一朵萎謝的薔薇，
還在噴息着一絲絲甜的香味，
海潮一樣的聲音在那裏喊叫，
戰旗，霜刃，弟兄們在站隊！

我從夢影裏飛快的跑步，
攥緊了鎗在戰溝前站住！
我又加入自己的隊伍，
前面泛起來礮火的烟霧！

在我的生活中的你，
是茫茫然而死，
我這樣悲哀着的
給你舉行了喪禮。

在我的心上建造起一座墳墓，
用我的愛情編成一個美麗的花圈，
一朵萎謝的薔薇向你祭獻，
你香艷的死尸埋葬在裏邊。

用我的憂傷雕成你的墓碑，
碑上深刻着關於你的事蹟。
我用眼淚寫好你的名字，
啊！這不可磨滅的字蹟——

○○○○○○○○○○○○○
○○○○○○○○○○○
○○○○○○○○○○○
○○○○○○○○○○○
礮火吼叫着在那嵐影的遠方，
海上跳擲着血濺一樣的太陽，
戰後的草原上睡眠着沉寂，
啊！是什麼幽靈們在那裏彳亍徬徨?!
生的力；
死的力，
播戰！
對比！
你聽！
這聲音！
——是死的喘息？
是死的伸欠，蠕動？
風！風！風！
火的影！上升！上升！
那嘆息，
是死的力氣，
那伸欠，蠕動，
是死的寂靜。
生的力！
生的力喲！
力的再造！
火的重燒！
在雞聲中你能聽到
雷一樣的吼叫！
一疊一疊的，
一排一排的，
同樣的呻吟，
同樣的血痕，
不同的，
不同的靈魂！
一道長的死線，
勝利與死亡搏戰，
在歡唱的旗下，
蠕動着[illegible]戰。
打開，把這個矛盾打開！
把新的和平建立起來！
草原上浮動着夢一樣的薄霧，
火的箭把陰鬱的霧幕揭開，
玫瑰花叢一樣的血襟，
睡着慘笑一樣的屍骸。
啊！——我們的詩人悠悠的走了過來。
停住了他憂鬱的脚步，
在向一個血屍凝注；
他美麗的眼睛已經閉了，
嘴角還殘留下一個微笑。
他的傷痕像雨後的夕照，
一柄血的戰刀和勝利在緊緊握着。
他半張着的嘴唇，
像一個閃亮的靈魂，
他睫毛下那灰暗的一瞬，
啊！那是一個美的烙印。
他的軍裝已經破爛，
那是什麼在微風裏飛散？
我們的詩人呆呆的在看，
伸出來的手指有點抖顫，
把桂冠給這血屍頭上戴好。
又在他冷的頰上吻了，
最後他在血跡裏拿到——
那就是現在這一束詩稿。

——一九三三年春天的某日寫於太和殿
上，某傷兵。　(完)